



校刻日本外史

後北條氏
武田氏
上杉氏

十一

リ5
15688
6



115
15688
6



馴音旬凡以漸而至
曰馴易坤卦馴至
其道至堅水也

日本外史卷十
足利氏後記

後北條氏

外史氏曰制馭天下莫善於形勢苟失形勢不致分裂者鮮矣昔在文武因山海形便以分七道而王畿居中桓武定鼎平安四方環嚮蓋亦盛矣然王政之衰方隅稍有竊據不可制者雖或速就討滅而天下之勢漸趨分裂以馴致鎌倉之霸自是以還關東形勢常雄天下而京畿莫之能勝余嘗歷遊東西考其山河所起伏以為我邦地脈自東北而來漸西漸小譬之人身陸奧出羽其首也甲斐信

日本外史卷之十

江
王篇漢也敗也
戶工切詩大雅
義賊
內江
傳漢也
箋爭訟相
陷人之言也
室一作
家禍

濃其脊也。關東八州及東海諸國其胸腹而京畿其腰臀也。至山陽南海以西則股耳脛耳。故居其腰臀可以制其股脛。不可以制其腹脊。且平安四戰之地。天下有事必先被兵。不如鎌倉之獨以一面西制中原也。至於元弘之時能一舉取北條氏者。由海內怨畔禍起其腹心。非能以西勝東也。方其盛時以鎌倉為根本而置府於京師。筑紫其制天下如臂使指。而足利氏及其所為舍彼居此。謬矣。然亦有不得已也。彼慮於南朝不能遠居鎌倉。故鎮以子弟。藩屏室町而適啟爭端。又因其內訌覆之。而室町遂自是亂矣。是其不能制馭四方以襲王室之禍者。非失形勢故。

作敗

哉及其季世。七道豪傑更相吞噬。至元龜天正之間。海內裂為八九。其最大者四氏。曰北條氏。曰武田氏。曰上杉氏。曰毛利氏。毛利氏起於安藝。而并山陽山陰十三州疆土。尤廣。其次為北條氏。北條氏取伊豆據之。遂并關東八州。武田氏起於甲斐。并信濃飛彈駿河上野。上杉氏起於越後。并越中能登加賀。以及莊內會津。皆爭務耕戰。帶甲數萬。積粟如山。龍驤虎視。角立東西。莫不有包舉宇內之心。夫北條氏據天下之胸腹而不能一出其兵以窺中原者。武田上杉據其脊以橫塞其衝也。而二氏勢力相敵。相持不決。又不暇圖其西。毛利氏疆土雖廣。以其股脛向其腰。

日本外史

卷之十

二

日本外史 卷之十
三
譬固不能抗衡中原也。織田氏介立四氏之中。先其西而後其東。避強擊弱。舍險取夷。是以用力少而成功速。豐臣氏亦因其遺謀。遂得以致合一焉。織田豐臣之於形勢。如有察焉。而至其所居。與足利氏未嘗有大異同也。其所以既合又裂。不能久馭天下者。亦出於此邪。夫織田豐臣代足利氏者也。而其所有土地山河。不能大過四氏。或大過之。而不能及其久也。要之此四氏者。乘時衰亂。各奮智勇。以雄據一方。一方之民。倚以享一日之安。不可與他小國庸主。徒糜爛其民。而莫所成者。同日語矣。則其於天下。非無功德。又不得日以足利氏之叛臣也。若曰四氏所據孰

非王土。則時勢之變。遞至於此。非一日之故。非所以咎於四氏也。至其經營一方。謀臣猛將之迹。有足紀者。吾故列敘之。詳其盛衰興壞之由。使有國家者有所鑑焉。而於天下形勢分合之際。又足以覽歎。
後北條氏。舊稱伊勢氏。伊勢氏出於平維衡。維衡生正度。正度生季衡。及正衡。正衡實太政大臣清盛之曾祖。季衡任上總介。子孫世居伊勢。其子世孫貞行。除伊勢守。仕足利義滿。為奏者。掌出納。子貞國。孫貞親。相繼任其職。甚有威權。貞親弟貞藤。除備中守。娶尾張人橫井某女。生男于任處。稱新九郎。及長。命名曰長氏。為足利義視近士。應

因一作

仁中從奔伊勢。及義視還京師。長氏獨留不從。當是時。足利氏權臣山名氏細川氏各樹私黨。鬪于京師。將軍義政不能制也。長氏聰明有大志。陰散財結豪傑。日謂衆曰。天下之事可知已。成功名取富貴。舍今而何。顧關東八州地勢高隆。士馬精強。自古稱用武之地。而永享以來無復定主。苟得割據于此。天下可圖也。吾欲與諸君偕東。相機乘變。謀有所樹立。諸君豈有意乎。衆奮從之。後上御門天皇文明八年。長氏與荒木兵庫多目權平山中才四郎荒川又四郎大導寺太郎有竹兵衛六人。仗劍東行。終至駿河。依今川義忠。義忠其姊夫也。會義忠卒。子氏親猶幼。將

士分離。各自爭鬪。長氏姊抱氏親。逃于山中。上杉政憲上杉定正以足利政知之令。發兵定駿河。長氏迎而說之曰。國內將士無叛者。特以主幼國疑。故樹黨耳。今二公辱臨於此。欲定今川氏。僕雖無似。願宣公意。以戢將士。有不聽者。二公幸爲討之。政憲等曰。諾。長氏會將士誓焉。然後入山。奉氏親母子。歸入府第。政知兵乃引去。將士皆以長氏爲功。使居八幡山城。政知者。義政弟也。初。義政父義教爲將軍。其族持氏世管領關東。永享中。持氏爲其權臣上杉氏所滅。蓋義教之志也。上杉氏有兩宗。曰山内。曰扇谷。兩宗請京師奉政知爲主。然關東將士思持氏。不肯奉命。乃

日本外史 卷之十
索持氏孤子成氏立之。成氏既長，討上杉氏，不克，走保古河。號古河公方。山内族據上野平井，扇谷族據相模大場，皆陽尊政知，戴以為君，置之伊豆。伊豆，山内氏管國也。給政知以田，居於堀越，稱堀越御所。長享二年，長氏徙居高國寺城，陰窺伊豆，而未得間焉。乃修政令，輕賦稅，又出其所蓄假貸，遠近收以薄息，遠近賴之。每朔望，相率來謁，謁數者，或免其債。故士民稍稍來居城下，漸成聚落。長氏以荒木多目等為之首領，立七隊而服事政知。政知有二子，其長了曰茶茶，前妻出也。為繼母所讒，囚之數年。茶茶憤怨，伺守者懈，出戕其繼母，遂聚其黨，弑政知，殺其大臣外

山秋山等，而自立。長氏聞之，乃佯稱有疾，浴伊豆溫泉，以訶之曰：伊豆可取也。歸聚眾議，眾咸曰：吾輩願新九郎君為一國主久矣，敢不效力。延德三年四月，長氏勒七隊并今川氏援兵，凡五百人，夜濟黃瀬川，且抵堀越氏，縱火攻之。賊走，自殺于成就院。伊豆人民畏其兵威，負擔奔竄。長氏號令嚴明，秋毫不犯。榜于路曰：吾所以來者，誅賊子而已。非有所暴掠，其各安乃堵，以俟我令。敢逃者，蹈其塚火。其家時大疫，疫者不能奔，往往偃卧于家。長氏與以醫藥撫循之，民更相告言，多來歸者。其豪族佐藤某先眾屬長氏，長氏授以大見鄉地頭職，復其先邑，載印信焉。關戶某

者據深根城以抗長氏長氏移兵攻殺之長氏恩威大行
 於國內國內將士舊屬上杉氏者聞之無不率歸長氏長
 氏以三十日略伊豆以堀越氏邑自奉其餘無所取乃會
 父老豪傑諭之曰吾聞人主視民猶子民視人主猶父是
 古之道也及世之澆季武人貪殘剝民以自逞而至胥而
 困蹙吾其憫之吾以羈旅之人來司牧是邦吾為汝為君
 汝為吾為民生相為君民是豈偶然哉吾獨願我民之富
 足也自今著令減租稅五分之一除諸雜課諸將吏違令
 虐民者聽其民來訴眾皆悅服爭欲為之用長氏既主伊
 豆居菲山城長氏外家橫井氏北條氏疏屬也至是菲山

慶
 作

有北條氏者其嗣絕乃養長氏以女妻之長氏又為長子
 氏綱娶其孫女以為北條伊勢同出於平姓遂自稱北條
 氏用三鱗徽號削髮號早雲早雲日討復北條氏故業以
 成其宿志祈于三島神祠夢有大杉二株鼠齧其根什
 之化為虎既覺召卜人占之卜人曰公生歲次子子為鼠
 神是公克兩上杉之兆也早雲心竊喜焉當是時上杉定
 正上杉顯定更相怨卻兵結不解早雲聞之曰可以成吾
 事矣明應二年使使定正請助攻顯定定正喜許之其部
 將大森實賴為小田原城主謂定正曰早雲梟雄也無故
 親我其意不測然彼以好來亦不可拒宜以禮答焉而重

爲之備。定正略不加意。三年十月。早雲與定正偕出兵。高見原。與顯定夾荒川而陣。定正進而亂流墮馬死。其子朝良走歸。保河越。早雲亦歸。葦山時實賴已死。子藤賴嗣。猶弱。早雲欲取其城。而難箱根之險。未發也。四年九月。早雲使人言。藤賴曰。吾獵葦山。其獸逃箱根。願公以箱根假我。我得縱獮取焉。藤賴許之。早雲率兵百餘人。被獵衣裳。踰箱根。先縱牛數十頭。鼓螺隨之。憑高馳下。直入城內。藤賴惶駭。不知所爲。出奔三浦。早雲遂取小田原。遂取大場。永正元年九月。上杉顯定來攻朝良。朝良求援于早雲。早雲與今川氏親往援之。戰于立河原。二年。朝良遣使言。顯定

曰。吾聞兩虎相鬪。一狗乘隙。我族構兵數世。國內費弊。而早雲窺其後。荐食關東。吾與公莫乃爲兩虎乎。顯定然之。乃與朝良和。已而顯定與長尾氏戰。信濃敗。死。子憲總嗣。定正顯定前後死亡。而早雲勢益張。相摸人松田賴重等皆來降。獨三浦義同不服焉。義同者。上杉高救子也。爲三浦時高所養。時高後生子。欲殺義同。義同奔。依大森氏。假其兵。襲時高。弑之。據新井城。略取傍近。早雲欲討滅之。外示柔弱。不與爭也。義同立其子。義意而自居于岡崎城。永正九年。早雲遽發兵。襲岡崎。拔之。義同徙居住吉。與早雲戰。連年。早雲終大破之。于鎌倉。追擊至秋屋之隘。義同據

按九年
上覆永
正二字

五二

按祖疑當作父而為吾父所殺又按而字不必刪連下句亦為

險止戰。早雲乃引兵踰佐原山，出其背，義同走入新井城。早雲隨而攻之，城險食多，久而不拔。乃築長圍，圍之數年。是時，上杉朝良死，其子朝興在江戶。聞新井急，將兵來援。早雲兵七千人，乃留其二千當城，而自以五千邀擊于甘繩。破走之，城內益困。大森佐保田等說義同曰：「宜奔上總，依丸谷氏。丸谷氏義意妻父也，義同曰：「持氏之死，我祖實為之，而為吾父所殺，吾亦有弑父之罪，積惡之報，焉往而逃乎？」早雲諜知之。十五年七月，鼓眾疾攻城，陷，誅義同父子。盡略相摸。十六年，早雲病卒于葦山。年八十八。子氏綱、立氏、綱、容貌、岸、傑，善用兵。早雲之興業，氏綱力居多。早雲

吾一作者屬上句

臨終遺言，氏綱等曰：「吾欲滅上杉氏，并關東八州，而未成其志。子孫繼任其事，毋敢或懈。今我邑上不多，散吾所積財物，養四方之士，足以支二世矣。三世之後，莫復所事於財也。苟兩上杉而相釁隙，吾子孫可以坐大矣。吾視上杉氏，其家法日衰，亡滅非遠。雖然，彼大族也，不可輒取。曠日彌久，以俟其弊，譬之癰疽，其毒之封必三十許年，乃成。及其成，則潰裂而毋救也。且立法訓二十一條，以頒將士。氏綱守父遺訓，益修攻戰具。平定相摸，進與上杉朝興爭武藏。大永四年，氏綱遂拔江戶城，朝興走。據河越。氏綱數攻之，未能下。乃遣使平井約夾攻河越。憲總按兵，兩無所援。

日本外史

卷之十一

而朝興數為氏綱所敗。氏綱又與足利高基婚。高基者成氏孫也。欲籍伊勢氏力以報上杉氏。則為其子晴氏娶氏綱女。氏綱於是暴上杉氏累世不臣之罪。以諭關東將士。天文六年四月。朝興卒。遺言于朝定。益圖相摸。卒而未三月。朝定修深大寺城。以挑氏綱。氏綱將兵直赴河越。去城五十餘町。而陣。朝定返兵自救。時七月十五夕。月光滿野。兩軍交縱。氏綱終大破朝定。取河越。朝定走松山。松山城主難波田某迎而內之。稍收敗軍出陣城外。氏綱又擊大破之。是役也。相摸人平岩重吉。虜朝定叔父朝成。氏綱隊將山岡某來奪朝成。效之麾下。重吉後至。爭功不決。氏綱

乃密記二人鎧馬而屬朝成。下山角某囚于河越。山角善視之時。置酒款語。嘗從容談鎌倉舊事。山角曰。僕聞之故。老右大將之東征也。陣奧勇將山利八郎為宇佐美實政所虜。而天野則景爭之。右大將令梶原景時畠山重忠更質之。八郎前默而後對。以重忠有禮也。勇士之不可犯。以非禮也。如此朝成聞之。慨然。山角曰。談偶涉觸犯。幸勿為罪。朝成曰。噫。僕猶八郎也。嚮者之役。吾盡以士卒單騎走。黑甲赤馬者。追呼我。我回轡而鬪。皆墮馬。吾搏伏之。將拔刀。其人奮起居我上。而數人繼至。吾終為所虜矣。山角以告氏綱。氏綱曰。黑甲赤馬者。重吉也。乃賞重吉。氏綱

賞罰明覈常類於此氏綱威聲益布遠近武藏下總諸城
 往往降附獨足利高基弟義明在下總御弓與氏綱爭強
 義明初與高基相惡依里見義弘略其傍地兵力稍張
 高基害之請氏綱圖之先是義明義弘以兵艦數百艘抵
 鎌倉毀鶴岡祠抄掠寶物氏綱曰吾將代神行罰也將兵
 赴擊卻之七年再發兵攻御弓義弘舉安房上總兵來救
 義明十月氏綱與義明義弘戰于鴻臺大破之走義弘獲
 義明斬首二千餘級九年再造鶴岡祠關東士民望氏綱
 風歸者日衆畿內西國商賈亦往往避亂來寓小田原日
 益殷實聲氣與上國相通東國道士歲詣大峯者過界浦

廢上一
 有其字

見鳥銃亦市持歸獻之氏綱關東之有鳥銃自伊勢氏始
 後益召致銃工及根米寺僧善銃者以助兵威十年氏綱
 病卒年五十五嫡子氏康立年甫十六當是時上杉朝定
 勢力削蹙獨上杉憲政雄長東北憲政憲總孫也今川氏
 親子義元與甲斐國主武田信虎皆通好於憲政憲政驕
 惰嬖臣菅野信方上原兵庫專其政政多偏私憲政獨
 耽遊宴蓄舞妓數十人國內成風不復問武事常徵伊勢
 氏曰彼小家耳何能為老臣長尾意玄獨以為患先是本
 間某井俣某以卒長有戰功憲政之嗣立也令管內禁射
 鹿菅野上原犯禁吏不敢告本間井俣邑其傍相雜射獵

乃爲人所告。失邑屏居。意玄乃召之授計。遣伴仕氏康以
同察之。二人赴小田原。因多目氏請曰。小內公疏忠近。臣
等獲罪至此。縱令得免。不願仕也。願得仕君公。多目頌
疑之。且收充行伍。居歲餘。二人乃亡歸平井。具狀告意玄。
曰。臣等熟視氏康爲人。沈毅不測。剛柔兼濟。時而讀書。時
而自用。刀槍能等禮節。威重自持。而錄功不略。下賤其用
士。無老無少。皆適其器。其子弟雖非嫡嗣。皆給俸充用。有
功則進之。故其下畏而愛之。人人自奮。願爲效死。而上杉
氏將士。皆陰通款。其不通者九人而已。早雲遺言。兩上杉
之亡。在我。一世後。其相隙。則吾家之慶也。意玄以爲人所

言告憲政。因與朝定和。今國內禁奢華。講武備。錄將士子
弟。乃復二人邑。菅野上原嫉之。與其族黨謀。上書於憲政。
曰。早雲伊勢巧兒也。倚今川氏之力。以攘伊豆。小國賤人
之裔。何足爲慮。而我諸老。過畏怖之。甚可笑也。天下右族
西有大內。東有小內。小內公號令。遠及陸奥。出羽。壁下將
帥。富三倍。小田原者。可得五六人。而瞿瞿然。巧兒子孫。是
怖。遣間諜。訶消息。獨不顧隣近之唾乎。本間井候。昔言獲
罪。而遽復用之。世謂上杉氏無人也。臣聞氏康喜歌詠。比
頑童。不知武事。其將堪事者。獨根來法師耳。其下常相恐。
曰。管領命駕矣。北條氏立。齏粉矣。關東將士。馴服我公威。

德非一日。何必借人力爲與扇谷和。所損甚多。君毋聽焉。
憲政大喜曰。意玄誑我。遊嬉如初。將士通欵。氏康者爲二
人所告。則大懼。賂菅野上原以求解免。菅野上原說憲政
斥二人從而毒殺之。又納諸家片賂。建議曰。名族之嗣弱
者。宜各分邑於其家宰。則戴恩者衆矣。憲政聽之。又舉高
野僧善弓者。祿之曰。何遽下根來。法師也。憲政歲入漸減。
其兵漸弱。而欲親往擊滅氏康。既命駕而旋。止者再三。東
人自是稱猶豫者曰。管領命駕也。十三年。今川氏親使使
與憲政約。發兵臨伊勢氏境。上圍長窪城。氏康親將且援
之。會使至自河越。曰。兩上杉氏連和。合兵將來圍焉。氏

康還赴河越。不見敵。乃聚諸將議曰。河越當兩上杉之衝。
是必爭之地也。以一勇將守焉。吾可以致敵而大克之。衆
推北條綱成。綱成本福島氏世爲今川氏將。守遠江土方
城。父正成爲武田氏所殺。綱成猶幼。出奔相摸。氏綱愛之。
賜北條氏及其偏諱。常爲軍鋒。其旗黃色。書八幡二字爲
號。其戰也。每馳突敵陣。連呼勝矣。所嚮無不勝。當是時。黃
八幡之名聞八州。於是氏康授之三千騎。令守河越。而遣
長窪圍亦解。十四年。兩上杉氏大舉來攻。曰。此行必剪滅
小田原。至河越。圍城數重。意期必取。綱成固守不下。上杉
氏使使古河。請晴氏來助。氏康又以爲請。晴氏欲其兩解。

依違答之。上杉氏臣難波田某小野某往說晴氏曰。公以
北條可親乎。曰。然。伊豆相摸。非公所嘗領乎。曰。然。曰。早雲
氏網攬興甲兵。掠取伊豆相摸。遂及武藏。下總邊傍。使公
困蹙至此。其志不至。盡取關東。已爲公方。則不已也。彼今
日止上杉。明日必及古河。今之尊公者。乃挾以營其私焉。
耳。且北條之親於君也。新也。上杉之仕於君也。舊也。去舊
就新。君何惑焉。今河越城當陷不陷。所患關東將士觀望
兩端。其心不一耳。君苟進大旆。辱臨軍陣。則衆知所嚮背。
戮力決前。必舉河越。河越舉。則乘勢席卷。拔小田原。滅北
條氏。復君於鎌倉。而駢首仕之。如往昔矣。願公熟計之。晴

氏曰。善。乃盡其上衆至河越。上杉氏大喜。號令諸將。攻擊
越歲四絕。其讓道氏康聞之。曰。吾必赴援。獨恐城兵之不
俟我而決死也。誰能往告我計者。綱成弟爾。千代年甫十
八。從在氏康左右。進請曰。此事至要。臣請往焉。卽爲敵所
捕。拷掠百端。至死無言矣。氏康乃謂之曰。往語乃兄善。爲
吾守。吾克兩上杉。不出數月矣。女毋遽出決死也。爾千代
乃往著上杉氏號。單騎入城。當是時。氏康兵四守疆。上諸
城在者。裁八十餘人。乃自將赴援。憲政朝定。并晴氏兵。凡
八萬騎。氏康計驕而襲之也。佯請和解。憲政等不聽。氏康
出至入間河南。上杉氏兵來迎。氏康不戰而走。入小田原。

越
一作

問謀者曰敵中云何對曰敵皆笑曰豎子走矣居五六日又出至河南敵來又走又問謀者謀者曰敵曰豎子不能復出即出走耳莫復顧也氏康曰可矣夜勒兵親誓之曰吾聞戰道衆不必勝寡不必敗顧士心和不如何而已古曰怯於小敵而勇於大敵吾數與杉氏戰以我一人當敵十人以寡敵衆何必始於今日哉勝敗之決在此一舉汝將士其一心協力唯吾所嚮是視令其兵皆尚白布於鎧上約之曰遇不白者輒斫勿取其首令畢乃引兵渡河夜半直衝上杉氏軍軍大驚擾亂我兵縱橫奮擊莫不一當百殺傷二萬餘人虜朝定走晴氏憲政八州豪傑即夜

戰
一作

降氏康者九十餘姓時十五年四月二十日也是夜難波田小野皆死本間某單騎止戰本間軀幹魁偉累九燈于竿以爲背旗曰吾以燭闇主之闇也與我將人導寺某鬪授之九燈曰吾母復用此也子用爲標好仕此條公乃死大導寺自是以九燈爲記幟云翌日上杉氏麾下諸將聞氏康兵寡則大悔憤欲乘其疲再戰返至河越則氏康已入松山城矣諸將聚議不決綱成自城內瞰之開門突出身先士卒呼曰勝矣敵軍相驚曰黃八幡也即敗走綱成往松山見氏康賀戰捷氏康慰勞之論功行賞撫納降附威振關東關東諸國皆爭通好焉於是憲政獨有上野籠

菅野上原不襄將士益離心。二十年。氏康率八州兵往擊
憲政。七月。攻平井城。拔之。憲政出奔。越後。依長尾輝虎。其
老臣藤田小幡三川成田等六人。以憲政子龍輝來降。氏
康命神尾某。誅龍輝。燒夷平井城。兩上杉氏於是皆亡。而
東國盡歸於伊勢氏。獨足利晴氏率其餘黨。不與氏康通。
氏康乃移書讓之曰。臣父氏綱與先公結婚。姻。竭心翼戴。
莫有貳心。以御弓氏之強武。氏綱啣密旨。不日滅之。遠近
稱其勲勞。而未幾何。將見誅其子孫。臣未知其說。河越之
役。憲政促君之親臨也。臣乃白曰。不敢請援。請兩無所援。
君已聽之矣。而又惑於讒臣。翻援憲政。臣又白曰。苟宥城

兵死。則獻城而退。君又聽之。而攻擊不已。往事如此。其曲
其直。天將監之。氏康不復能戴君矣。二十三年十月。將兵
攻陷古河城。執晴氏。放之。波多野已而釋之。老於關宿。立
其子義氏。居于鎌倉葛西谷。弘治元年。氏康使使入奏京
師。曰。晴氏悖亂。不能統關東將士。臣謹與諸將士議。立其
子義氏代之。遂為請其官爵。詔授左馬頭。以氏康為左京
大夫。敘從五位下。長尾輝虎計擊氏康。亦詣京師。請將軍
足利義輝。自冒上杉氏。太田資正為輝虎。誅諸將。曰。關東
將士。自古屬源氏。此條平氏也。胡為附之。室町將軍已以
輝虎為管領。公等宜決嚮背焉。於是將士多送款。輝虎輝

虎數入上野。氏康遣兵拒之。更有勝敗。二年。里見義弘又通輝虎。以兵艦八十艘。上三浦城。島氏康戍將梶原某。富永某擊卻之。追戰海中。大獲而還。永祿二年。下總將士應輝虎欲攻關宿。取晴氏。結城晴朝來拒之。初晴朝與小山佐竹守津宮三族戰。氏康遣兵援晴朝。晴朝德之。故爲之守。已而聞三族應輝虎。攻結城。則辭還。三年正月。輝虎率騎卒十一萬來攻小田原。氏康議曰。輝虎慄悍無前。而智慮短促。不能持久。且以威力劫諸將。諸將必有不服者。吾厚集我兵。不與抗力。縱其猖獗。坐待其變。不損我兵。而彼將自潰矣。是兵法所謂避其銳氣。擊其惰歸。不戰而屈人。

擊奪
一作

兵者也。乃盡召八州將士。舍其城邑。來保守小田原。三月。輝虎率諸軍至城下。氏康不肯出戰。輝虎攻之。不能拔。忍城主成田長康憤輝虎無禮也。不告而去。將士稍稍亡去。皆叛輝虎。歸氏康。輝虎大驚。卻走。氏康令沿塗士。民奪其輜重。輝虎狼狽走歸。越後而東。國歸伊勢。氏者如故。先是今川義元其子氏真與武田晴信合兵。數臨境上。以爭我富士河東之地。氏康與嫡子氏政俱會戰焉。不決。乃講和。氏康以女妻氏真。爲氏政娶晴信女。十二月。氏康授國於氏政。而老。五年。與晴信合兵。復取松山。松山者太田資正屬城也。資正憾輝虎之不終功也。遣使說里見義弘。六年。

義弘出兵下總與資正合欲襲江戶城。城將遠山某諜知之。急修守備。而馳使報氏康。氏康將兵發小田原。與義弘夾鴻臺而陣。其夜候騎報曰。義弘兵卻。我先鋒遠山某富永某進濟瀨木瀨。平日引兵上臺。敵將正木某伏臺傍二里許。卒起要擊。我兵大敗。二將力戰死。餘兵大走。敵追至氏政陣。氏政麾兵橫擊卻之。氏康已濟水。得敗聞。召諸將曰。吾欲爲二將雪恥。何如。氏政曰。曩者遣一卒雜敵入其陣。還報曰。義弘在臺上。撿二將首。意色甚驕。曰。敵喪其良度已退去。吾且日濟水追北殲之。乃釋甲休兵。是其可襲也。氏康曰。然。乃勒二軍。氏康氏政自爲先鋒。會日

且暮大霧咫尺不可辨。二軍自臺南北鼓譟而登。聲震天地。義弘軍大驚潰走。氏康乘愛馬名賀美提白柘菴。刀手斫三十騎。氏政等擒正木以下十八將。斬首五千級。義弘資正僅以身免。於是上總安房諸城多望風降。四隣益畏焉。十年十月。氏康與晴信合兵五萬。攻長尾輝虎于旣橋。縱火城下。至其門還。以報小田原之役。輝虎不敢出。輝虎數窺河越。不得志。氏康有妾子三郎輝虎欲養之。爲子。以成和議。氏康聽之。於是諸國無事。及今川義元死。氏真承其後。而淫縱不親國政。晴信其母之弟也。陰謀奪其國。十一年十二月。晴信舉兵襲氏真。氏真逃走。遠江晴信不敢

日本外史 卷之十一
追留居府中。恐我兵救之也。乃遣辯士寺島甫安來說曰。請分駿河富士河以西屬武田氏。富士川以東屬北條氏。氏康氏政怒曰。晴信規利以滅親。是豺狼也。今川氏吾祖宗所寄跡。且為姻戚。吾必復氏真矣。乃執甫安囚于伊豆。以兵四萬餘騎赴援。十二年正月。陣薩陞山。晴信陣興津。相持不戰。至四月。晴信度終不可支。夜拔其軍間道逃去。氏真乃來奔。氏康氏政分兵守諸城。為氏真修府中城。六月。晴信來入伊豆。軍于鳴島。會大雨。我兵夜襲其營。晴信驚棄其牙旗而走。而關東將士多通晴信者。九月。晴信發二軍來襲小田原。時我兵大半戍駿河。小田原兵寡。十月。

晴信來至城下。聲言詣鶴岡神祠以告戰捷。氏康氏政欲待其入鎌倉而斷後。藏之。令兵勿出。晴信乃引軍歸甲斐。氏政弟氏輝等要之。三增三增擊破其先鋒。而眾寡不敵。我兵遂敗走。氏輝獨身止戰。其臣大石某謂之曰。是非公死處。臣請代公死。進而死之。氏輝得間馳走馬中箭斃。其臣師岡某授其馬。免之。氏康氏政將兵追晴信。未至嶺三里。而敗報至。乃班軍。而戍駿河者舍守赴難。十一月。晴信復舉國兵入駿河。諸城解走。獨北條綱重在蒲原堅守不下。晴信知其不可力取。引兵而去。綱重出追之。晴信分兵直入其城。綱重戰死之。晴信陷府中。盡取駿河。氏康乃給氏

嘗
一作

真以早川邑而遣氏政及松田憲秀等擊晴信元龜元年
九月氏政與晴信相拒伊豆聞氏康疾作乃還十月氏康
卒年五十六氏康攻擊四方往往以身當敵有大創數十
而常用心於政治講源賴朝故事察吏之貪廉而黜陟之
關東諸國倚而安焉嘗與晴信會晴信問河越戰略氏康
曰是非吾功也綱成等忠勇所致耳其不矜如此故其士
民皆以廉讓相尚趨君事如歸及其卒也無不哀慕氏政
勇敢類氏康而器略不及氏康既卒甲斐將士欲乘喪攻
氏政晴信乃西擊織田氏以故不聽遂講和議氏政已無
西顧之憂乃專經營東國天正五年夏擊里見義高破之

嘗
一作

義高請和獻其子義賴常陸國主佐竹義重亦效質子氏
政於是授國於嫡子氏直而老氏政氏直皆襲氏康官爵
晴信既卒子勝賴數出兵與織田氏德川氏爭大敗屢乃
以重幣來請和且請娶氏政妹氏政許之自是武田氏遂
為我屬國六年輝虎卒二子景虎景勝爭國構兵景虎即
氏政弟三郎也氏政為景虎請援於勝賴勝賴諾之景勝
厚賂勝賴嬖臣勝賴變意遣兵助景勝攻殺景虎氏政大
怒與勝賴絕織田信長既定畿內來約夾攻勝賴氏政許
之七年九月與勝賴相持于三島八年戰于浮島原十年
三月信長與子信忠擊勝賴入甲斐氏政氏直將兵三萬

臨境上勝賴困蹙欲死教夫人走小田原夫人不聽與俱自殺信長既定甲斐信濃今我德川公居駿河今其將瀧川一益守西上野居廐橋城十年六月信長爲其下所弑一益將西歸鉢形城主北條氏郡使告氏直而出陣金窪與一益戰不利一益兵乘勝而進氏直先鋒設伏而佯走一益陷伏我兵前後擊之斬首二千級時甲斐信濃大亂德川氏上杉氏爭之氏政又令氏直率兵數萬會戰不決乃與共和定西上野而還當是時伊勢氏盡定八州浪野千里鑄山煮海小川原繁華爲關東都會第一然氏政漸驕侈用人不別忠佞初氏政之爲世子從氏康略上野與

武田晴信合兵軍松山時方仲夏有刈麥馱過軍前者氏政見之指問左右何物左右曰麥也氏政曰盍炊以供賓晴信哂曰吾今而後知北條氏大國也郎君大國公子故爲是言耳夫麥者擊之簸之簸之晞而舂之者再然後浸之而炊之今郎君乃欲直炊之左右竊笑之氏政不通下情如此以故國政日弊老臣松田憲秀弄權柄士民多被冤枉者嘗有一僧過觀城門榜令曰北條氏將亡矣或走告之市尹市尹召僧問曰聞汝謂北條氏將亡信乎曰信曰何以謂之曰吾三十年前過觀榜今四五條而已今則三倍焉夫德薄則政滯政滯則令煩令煩則衆離衆離

則君孤立矣。君已孤立，不亡而何待？市尹以告氏政，氏政不為意，獨委任憲秀。十一年七月，氏直娶德川氏。信長既遇害，而其將豐臣秀吉代為政於畿內。挾天子以令海內，德川氏、上杉氏皆附之。秀吉屢使使來說曰：「盍來朝京師？」十四年八月，氏政遣弟氏規赴京師，不肯親往。如是者再三。氏政曰：「秀吉欲以口舌取八州，盍以弓箭取焉？」秀吉怒，使使請戰。於是氏政乃修城壘，蓄糧仗，八州將士皆留其部下守城，若而自聚于小田原。憲秀陰送款於秀吉，初，憲秀守新六守戶倉城，與武田勝賴戰，數不利。氏直聞之，罵曰：「新六怯夫多，上我上。」新六聞之，慚，憲叛降勝賴及勝賴。

亡。新六來歸，當誅憲秀為乞哀，乃宥死一等，屏去其邑。至是，新六又勸憲秀，因敵將堀秀政通款焉。秀吉啗之以伊豆相摸，令為內應。氏政氏直不之知也。與憲秀議，遣親族諸將分守要害。美濃守氏規守葦山，陸奧守氏輝守竹浦，左衛門大夫氏勝守山中，氏勝綱成孫也。間宮康俊朝倉重高為副，與舊守松田秀植俱守焉。氏政賜刀於康俊，重高曰：「勉之。」康俊曰：「臣以死從事。」重高退，謂同僚曰：「北條氏之滅，在於是役也。山中之城，版築不備，而命守焉，是棄我輩於敵也。吾視十餘年來，政多失道者，事可知矣。」諸君謹之。十八年三月，秀吉發兵二十五萬，自將來攻。德川氏為

其先鋒二十九日圍山中城。城兵力戰，斬敵將一柳直末。而敵衆已凌城齊登。康俊秀植死之。氏勝重高遁走。德川氏軍至酒匂。四月，竹浦及湯本守兵皆潰。西軍來圍小田原。氏直聞諸城失守，議曰：秀吉兵雖衆，而以威力相持，其心必不一。我兵雖寡，而五世君臣也。我欲要秀吉于險，一戰決雌雄。憲秀沮之曰：彼遠來糧饟不繼，我堅壁淨野，不戰而屈之，是先公已試之策也。何必行危僥倖？氏直乃止。憲秀潛使人告秀吉曰：城西北有石垣山，以爲牙營，則城內情狀無所遁隱。秀吉從之。一城大驚，已而上杉景勝與前田利家以北陸兵來攻上野松枝。城守大導寺政繁出。

拒于坂本，不戰而走。遂降爲其先導。下廐橋松山沼田，裝輪河越諸城，進圍鉢形。城在氏郡，在小田原。留守將士堅拒不下。西軍別將二人以秀吉命徇下野上總。下總之氏勝逃在其邑甘繩。氏政氏直召之。氏勝答曰：臣何顏見君乎？當死於此。或譖其有貳心。氏政怒，會德川氏招降氏勝。氏勝遂降之。五月，氏政弟氏房出龔蒲生氏營，不利。西軍別將陷氏房邑岩槻，留守妹尾兼延死之。秀吉更遣別將三人攻館林城。城帶大澤，敵造浮梁濟之。城兵死守不降。秀吉取氏勝書諭之，乃降。六月，西軍合兵攻忍城。謂城可灌也。募土人起堤防。城主成田長康在小田原留守。

知其不可灌也。陰出其人，應募以收錢。既就，引水。城不漸一版，而敵沮水不得近。數日堤潰，西軍死者數百人。景勝利家下鉢形圍八王子城，屬氏輝。其留守橫地監物遁之。狩野一庵、中山家範、金子家重、近藤助實相謂曰：「吾約奧州以死守，其可食言乎？」與數百人殊死戰。利家在高處望見壯之，問降將知其姓名，使往降之。至則自殺矣。及事平，德川氏收用家範二子昭守信吉。信吉稱備前守，爲水戶傳者也。當是時，里見佐竹氏及陸奧出羽豪傑皆降秀吉。秀吉舉天下兵圍小田原。氏政氏直勵衆堅守，出令曰：「諸將士各守其所，毋妄相救，更番休止。休者遊息任意。」又

分麾下六百，人晝夜巡警。秀吉合圍百餘日，終不能得一首級。氏規守葦山，秀吉以七將騎卒五萬攻之。氏規謂其衆曰：「此地，我高祖所出，而吾受命守之，失一障壁，吾之恥也。衆皆奮激，其將朝比奈泰能等數出力戰。西軍四面攻擊，死傷無算。乃築長圍，不敢迫。德川氏將小笠原某以手兵傳壁，皆死。秀吉更將疾攻，陷其外城。氏規親督戰，卽日復之。八州城壘皆陷，獨小田原、葦山不下。氏房在小田原，與敵將浮田秀家對壘。秀家以秀吉告，遺酒於氏房。氏房以慰城守之勞。氏房又遺物謝之，曰：「聊以慰攻戰之勞。」秀家遂使言於氏房曰：「豐臣氏與北條氏非有宿怨。」

偶爾構兵。半歲不決。徒使天下人膏鋒鏑。今誠議和。弭兵則封以伊豆。相摸。氏房以告。氏政弗答。時堀秀政既死。子秀治以秀吉密書投憲秀。憲秀欲導敵入城。少子英春爲氏直所寵。常侍左右。憲秀召而告之。英春號泣固諫。憲秀弗聽。而止。英春不使復入。遂與秀治約。約既定。英春夜以鐵櫝自盛。入見。氏直曰。君苟宥人之死。則臣請告大事。誓而後告。氏直大愕。召憲秀詰而囚之。英春請宥其死。弗聽。秀治踐約。至松田氏壘下。待報三日。望見其旗幟皆變。乃去。秀吉百方誘降。使黑田孝高。羽柴勝雅。因氏房說曰。方今北條氏之勢如魚在釜中。而烈火烹之。盍及今納

降。取正國以存先祀。氏房妻子囚于岩槻。亦以書乞哀。氏房心折。勸氏政降。氏政曰。吾承父祖業。主於八州。爭武而失之。吾不必憾也。納降計存。死且不能已。而成田長康等亦送款於西軍。親臣宿將互相疑阻。交勸和議。七月。秀吉使德川公諭氏規曰。子之武已多矣。今和議將成。子猶何守。宜來贊其議。答曰。氏規習於戰。不習於和。未能應命。德川公請氏直書諭之。氏規不得已。撤守備。約封十事。自小田原西門入。則氏直已自南門出。蓋秀吉以陰謀間疏其父子。故氏直惶惑不俟約而出也。於是氏直就德川氏陣。請曰。願宥氏政以下。則亟致城矣。德川氏以有姻戚之嫌。

教之因羽柴勝雅以告秀吉。秀吉曰：吾當依其所請，獨其封土以二總代伊豆相模。氏規聞之，悲曰：吾悔為老賊所誑，將歸。山復修守備，氏直弗許，乃誅憲秀，致城於德川。氏出城內士民限以三日，氏政與弟氏輝出，在醫師安棲宅。秀吉憚氏政剛武，又變約，遣使者九輩就其舍，令自殺。使者至，難言之。氏政以輝察其色，請間沐浴，作絕命辭。自裁。氏規將殉之，監吏奪刀不得死。秀吉宥氏直，令率氏規氏房氏郡英春等數十人入高野山，給以萬石。明年氏直病卒。子一，英春去仕前田氏。自長氏國于相模。至是五世九十餘年，乃滅。後秀吉思氏規忠勇，以為狹山城主。

岩留萬
作岩槻
誤个據
他書正
之同時
封岩槻
者高力
清長非
氏勝也

工略曰：夫主將之法云云。
注：主將者，人君將帥言。
主將之法，務延攬英雄
之心云云。
又英雄不得其心，則不
樂為我用。故又要收
歸其心，然所以攬心者
不在爵位禮貌之優，亦
而在推誠置腹之信任。

食萬石。其後氏盛、氏信、氏宗、氏治、氏朝父子相襲，歷事豐臣氏、德川氏。氏勝降德川氏，為岩留城主，食萬石。關原之役，守岡崎。慶長中卒，養保科正直子。氏重大坂之役，氏重在前鋒，後數徙封，終為掛川城主。病卒，無嗣。國除。外史氏曰：余聞早雲嘗召儒士，說黃石公三略，其首有言曰：主將之法，務攬英雄之心。早雲聞之曰：止矣。吾既得之矣，不復使說。嗚呼！有以夫！其以流寓漂泊之人，據有八州，以開五世之基也。夫足利氏墮其綱維，權臣內鬪，海內戰爭，所以然者，無他故焉。天下英雄各以其心為心，而主將不能收攬之焉耳。早雲蓋早有見於此，以為天下之事可

許激切關張也
一叙之任

天命

續作管切繼也
書仲虺之語續馬曰服
傳繼禹之功統其旧服
兩上杉
下一無
氏字

知已故仗一劍之任周流天下以求用武之地一得其地
雲蒸龍變莫之或拒夫以兩上杉氏百年故家財賦之富
兵馬之雄而早雲以赤手圖之奚異錐鑿山哉乃能戰勝
攻取制其死命者果何所恃而然歟亦以其結納英雄得
其驩心兵寡而志一地狹而力合如同舟濟江不期而救
以此臨敵雖橫行天下無難而況於兩上杉氏乎氏綱氏
康所以續緒業致強大者亦由此道也至於氏政氏直已
代兩上杉以擅八州之富強意滿志侈不復用心於此上
下漸遠君民不親欲恃區區之法今以制馭其下而不知
其下之心既已去之矣將何恃以抗天下勤敵邪然豐臣

太閤以不世出之略加之以我東照公左提右挈率天下
之猛將精兵往問其罪其勢力足以震撼大地而合圍半
歲纔能舉之者非以其父祖之收攬人心有固結不可解
也哉

日本外史卷十終

日本外史

卷之十

三十一

日本外史卷之十一
足利氏後記
武田氏
上杉氏

日本外史卷十一

足利氏後記

武田氏

上杉氏

武田氏源義光裔也。義光子義清。稱武田冠者。從父受射。傳伯父義家之旗。及無楠之甲。世居甲斐。義清孫信義。及子信光等。從源賴朝起。數有戰功。與逸見。小笠原氏分領甲斐。賴朝移小笠原氏於信濃。以加藤氏代。以及足利氏之時。信光後十餘世。曰信滿。上杉禪秀之亂。信滿以與之連。婚為逸見所讒。自殺。二子。信重。信長。信重與族父信

元。逃為僧。信長依加藤氏。與逸見鬪。足利持氏伐而降之。欲以其邑盡附。逸見將軍義持不肯。賜之於信元。信元死。子幼。其將跡部專國。招信重為假主。結城之役。信重有功。新元守護。乃誅跡部。逸見加藤皆臣屬焉。信重後五世曰信虎。與駿河豪傑久島某戰而勝之。以是日斗男。因名勝。千代長曰晴信。沉毅多權變。信虎愛少子信繁。欲廢晴信。晴信故為癡狀。以自晦。與信繁角材技。輒出其下。或佯墮馬為人扶起。諸將皆侮晴信。晴信獨與駿河國主今川義元相結。許義元其女兄大也。天文五年。義元為奏請。以晴信為嫡嗣。加首服。任大膳大夫。兼信濃守。十一月。信虎

出兵信濃。攻海城。城主平賀源心善戰。信虎以兵八千攻之。踰月不能拔。會大雪。諸將議曰。時已窮臘。請班師。敵亦必不尾也。信虎從之。晴信請自殿。信虎笑曰。敵必不尾。而請殿如二郎。必不然也。晴信固請。以兵三百殿。後大軍數里止舍。親警其兵曰。勿釋甲。勿卸鞍。食於馬而後食。五更即發。唯吾所嚮是視。兵皆竊嗤之曰。風雪如此。何警為。五更。晴信即發。還向海城。與三百騎冒雪馳。昧爽抵城。源心已散遣其兵。獨與百人留守。晴信分兵為三。自以一隊入城。二隊揚幟城外。應之城。兵不測其衆寡。不戰而潰。乃斬源心。以其首歸獻。一軍大驚。信虎不賞曰。舍城而歸。怯

去走
作

也。諸將心服。晴信而不敢稱其功。晴信仍有愚色。信虎狂暴。賞罰無常。國人苦之。晴信陰與老臣飯富真部板垣信形謀。益結今川義元。義元素病。信虎強元欲助晴信而擯其國。信虎不覺也。七年五月。信虎欲逐晴信於駿河。因託之於飯富氏。而自適駿河。計之。義元留信虎不返。而晴信自立於甲斐。諸宿將莫不頽首聽命。而隣國聞變。欲乘其隙。信濃士民多去。附村上義清。六月。訊訪城上。訊訪賴茂。添志城上。小笠原長時。合兵一萬來攻。晴信令騎將原加賀留守。而自以六千人出。拒菲崎。加賀聚府中農商。得五千人。人執一紙旗。鼓譟而出。敵乃退走。晴信浸驕恣。

耽宴樂。喜詩賦。不視國政。羣臣莫敢諫。板垣信形稱病。潛延一僧善詩者於家。學詩數句。乃出侍宴。請賦詩。晴信不信。強請而可。立就五題。晴信大喜曰。汝何遽能如此。信形因大諫曰。先君唯無道。故為君所逐。今君復如此。得不復有如君者乎。晴信感悟。遂厲精為政。十一年三月。義清長時賴茂與木曾義高舉信濃兵來攻。諸將皆懼。晴信曰。四人合從。議必不一。可戰而破也。乃佯浚溝。高壘。四人以為怯。進入境內。晴信夜發。乘霧雨逼擊。人敗之。四人再舉。至平澤。又擊破之。自是連年相攻。晴信每勝。晴信舉山本勘助。勘助。三河人。眇目。矮。嘗學兵於尾形某。以于今川

氏駿河舊臣皆侮易之。義元不奇也。勸助寄食數年。板垣信形聞其名。薦之晴信。晴信召見與語。大悅之。即日與二百貫邑。賜名晴行。十一月。晴信以晴行計取信濃九城。十二年。以信形計誘殺諏訪賴茂。而納其女為妾。明年生男勝賴。稱四郎。晴信有長男義信。以為嫡嗣。使勝賴承賴茂後。十四年五月。與小笠原長時及伊奈氏戰于鹽尻嶺。破之。十五年五月。攻戶石城。村上義清將兵六千來援。我先鋒井利備前橫田備中等皆敗死。我軍將潰。晴行說曰。敵鋒不可過。使之右顧則克。晴信曰。我兵且不從。令昌能使敵如我意。晴行請假後隊兵。左旋而出。義清軍右顧。晴信

軍氣復振。進擊破之。晴行以功食八百貫邑。乃往駿河謝前。啜笑者。交口稱譽。義元悔之。上杉氏將士聞甲斐兵弊於戶石。以二萬騎踰碓氷嶺。晴信遣信形拒焉。而自繼之。九月。擊破上杉氏軍。貞田幸隆及子昌幸皆有功。晴信又用幸隆計。誘殺村上義清。精兵五百。十六年八月。晴信取志賀城。義清出軍。上田原板垣信形將前軍。戰勝不備。義清窺其怠。悉甲襲殺之。晴信赴援。義清卒死。上突入其麾下。與接及。隨馬。終大敗。十八年八月。晴信畧地上野。又與小笠原長時戰于諏訪原。走之。十九年三月。復畧上野。聞長時復出而還。時今川義元與相模國主北條氏康婚。為

氏康來請晴信曰。氏康與上杉氏戰。將取上野。願君勿先
焉。晴信乃與氏康義元連和。是歲晴信削髮稱信玄。信玄
引鏡自視曰。吾貌類不動佛。乃使畫史為己像。執劍及索。
曰。我死。四隣襲入。視吾像。不敢加無禮也。信玄連攻村上
義清。又攻高梨須田島津氏。二十一年。盡畧河中島四郡
地。義清等不能支。相其計。以為可敵信玄者。唯上杉謙信
乃往投之。

上杉氏本長尾氏。中良文裔也。良文後十世。曰景政。居鎌
倉。稱權力。即以勇著。東國大庭氏。梶原氏。皆出於景政。景
政後十世。曰景弘。始稱長尾氏。長尾氏嗣絕。養上杉藤景

為嗣。藤景。本藤原氏。藤原重房從皇子宗尊。適東國。食丹
波上杉邑。因氏焉。子孫為足利氏外戚。管領東國。藤景其
庶曾孫也。後臣屬於上杉氏。散處越後上野伊豆諸國。自
藤景而後十二世。曰為景。為景輔上杉房能于越後。後以
事相隙。舉兵鬪。房能終死于兩滿。時永正三年也。房能兄
顯定為管領。六年。顯定與子憲總率上野兵來討。為景為
景敗。走越中西濱。顯定留徇越後。越後士民不服顯定。推
高梨某為將。去歸為景。七年六月。為景與高梨合兵。擊憲
總于椎屋。破之。憲總走。保妻有莊。隨而圍之。顯定赴援。戰
于長森。敗死。憲總走歸上野。為景乃立上杉氏。庶孽定實。

妻以其女置之上條城奉之而已居越中府內徇越後盡
下之長尾氏始大天文十一年一向賊起加賀與州豪族
椎名泰種神保良衛連兵叛為景為景自往擊之至梅檀
野賊將江波某佯降設罪十路迎為景陷而殺之為景有
四男長晴景次景康次景房季曰景虎景虎幼字虎千代
為繼妻出甫八歲精悍有膽畧為景不愛也逐之椽尾欲
以為僧景虎不肯學僧事及為景此諸將多屬意景虎而
大臣胎田常陸者自為景時有權寵利晴景庸暗與二子
黑田秀忠金津某及三條城主長尾俊景謀立晴景殺景
康等景房出走追殺之貳城門中景虎時年十三亦走門

胎田或
作胎田

者為匿之簀床下。逃夜發而出之。則熟眠矣。喚起潛出入
春日山寺。寺僧挈之。逃椽尾。匿乳母夫本莊慶秀家。慶秀
與宇佐美定行。盡心保護。定行者。上杉氏世將。好讀書。通
天文兵法。謂景虎可輔也。深相結託。既而景虎聞賊搜索
已不置也。則出避之。同從士十四人為行脚僧狀。行藤穿
鞋而出。上米山。瞰視府內曰。吾他日起。真復國必陣于此。
遂至梅檀野。泣且拜曰。兒必夷滅仇敵。以慰冤魂。於是經
歷北陸東山諸國。周視山川城池形勢。圖寫齋歸。有告賊
以景虎所在。遣甲來捕。景虎與慶秀定行謀起兵。修椽尾
城據之。聽命於上杉定實。十三年春。俊景秀忠將兵來攻。

景虎防戰大破之。斬俊景。走秀忠。十四年。遣神餘昌綱赴京師。請討賊。詔旨。十五年。賊數來攻。景虎每戰輒勝。十六年。晴景遣族政景。大舉來攻。定行欲出戰。景虎上城望之。曰。敵遠來無輜重。非久留者。俟其將引去。擊之可也。夜半。政景果卻。景虎以三千騎開門出。戰于下濱。走之。及米山。景虎按兵止。敵過嶺。鼓衆追擊。又大破之。定行謂諸將曰。諸君知主公按兵止。故乎。曰。不知也。曰。敵迫險急。則返擊。聽其過嶺。乘高下擊。敵不能支。主公年少。臨機制變如此。豈我輩所企及哉。於是政景降。晴景窮蹙自殺。十八年。國人請景虎入府內。胎田等猶據三條。不下。十九年。景虎

攻三條。拔之。誅胎田賊。以餘兵保新山。黑瀧二城。欲遂攻之。會上杉定實卒。不果。二十年。遣將高梨貞賴。攻拔新山。誅黑田秀忠。宇佐美定行。拔黑瀧。誅金津。越後盡定。二十一年。諸將士共欲推景虎爲主。景虎曰。吾迫於上下之意。與兄抗兵。不料其自死。而吾主越後。世謂吾篡也。今國內畧定。別擇主可也。吾逃爲僧。以明吾志。遂削髮。號曰謙信。將赴高野山。諸將士連署。請其止治國。謙信曰。置君將用其令也。不用令。無君可也。自今吾所令。莫敢或違。則吾肯止耳。乃與諸將誓而入。明日。出令。收專命大臣十六人。賜死于林泉寺。諸將股栗。五月。任彈正少弼。敘從五位下。謙

信曰。坐受官爵。非人臣義也。二十二年二月。假路諸國。率兵二千。經北陸入京師。先詣闕。遂謁將軍義輝。五月歸。村上義清與高梨政賴須田親滿島津規久等。自信濃來投。請謁謙信。言曰。僕等爲武田信玄所侵凌。容身無地。側聞公威名。願賜一下手救援。謙信曰。諸君豈爲人下者。而來託於我。是知我也。我今略定內亂。念賀越吾父讐。常欲屠此二國。遂樹幟京畿。是吾素志耳。雖然。遇知我者。而不爲出力。非丈夫也。因問義清曰。信玄用兵何如。曰。信玄行軍。不貪程頓。每戰要勝於後。謙信曰。彼要後勝。意在拓地也。吾則不然。遇敵輒戰。要不在其鋒耳。於是下令國內。以十

月十二日。治兵小田濱。將八千騎入信濃。放火武田氏屬城。十一月朔。進陣河中。信玄聞之。請援於今川氏將步騎二萬出兩宮渡。使山本晴行等四人覘之。返報曰。北軍銳甚。君宜厚集其陣。不戰屈之。信玄從之。兩軍夾水而陣。謙信挑戰。信玄不出。相持二十七日。謙信遣使者言曰。吾聞公用兵所嚮無留陣。而何獨不與我決乎。我於公非有怨仇。特爲義清輩敢問。公何以奪彼地。公不欲與吾戰。則還地於彼。不欲還地。則與吾戰。信玄答曰。公庇義清。真爲高義。雖然。晴信而未死。公不能成志也。公欲戰。則自公始。謙信曰。諾。乃決議約。詰朝會戰。即夜傳發。以七隊合爲圓

陣平明度橋而進信玄勒十四隊迎戰自卯至未爭橋相
逐勝敗不決謙信分兵渡上流出甲斐軍後甲斐軍顧之
退去橫田源助板垣三郎等及駿河七將皆死而越後兵
亦多死傷引兵歸先是謙信數出兵越中而未得志是歲
使使招降能登國王島山義則以女兄妻之取其弟義春
子養之稱彌五郎實質之也是時所管佐渡及莊內會津
盜起遣兵擊平之二十三年五月信玄與小笠原長時戰
于桔梗原勝而降之長時終出奔京師信玄以女為北條
氏康婦為長子義信娶今川義元女於是二國相共翼武
田氏以扞謙信而信濃客將樂嘉寺布下和田等陰通謙

信謙信出兵清野縱火鼠子驛聞客將事覺被誅乃還八
月謙信復以八百騎入信濃曰吾此行必與信玄親戰決
雌雄耳進渡犀川陣既望信玄以二萬人出與之對固壘
不出間日謙信使村上義清等夜伏兵而曉出采樵者近
甲斐壘甲斐兵出追之陷伏皆死諸隊隨出乃大戰終日
十七合迭有勝敗信玄潛下令張組犀川而渡伏旗幟徑
蘆葦中直襲謙信麾下麾下潰走信玄乘勝而進宇佐美
定行等以手兵橫擊破之擠之於河信玄與數十騎走有
一騎黃襖騮馬以白布裹面拔大刀來呼曰信玄何在信
玄躍馬亂河將逃騎亦亂河罵曰豎子在此乎舉刀擊之

持
操
作

信玄不暇拔刀。以所持麾扇扞之。扇折。又擊斫其肩。甲斐從士欲救之。水駛不可近。隊將原大隅槍刺其騎。不中。舉槍打之。中馬首。馬驚。跳入湍中。信玄纔免。武田信繁聞信玄危。返之。呼騎索戰。戰死之。是日。兩軍死傷大當。而信玄被創。夜收兵退。後獲越後捕虜。言嚮騎乃謙信也。弘治元年。四月。信玄攻降木曾義高。以女妻之。二年。信玄取伊奈郡。於是盡定信濃。以高坂昌宣守貝津城。以備謙信。謙信為武田氏強敵第一。諸將因榮昌宣也。三月。信玄謙信復對壘河中。信玄與山本晴行等謀曰。我分兵遶出越後軍後。鼓譟逼之。而以本軍夾擊。必大得志。乃令信濃客將保

科彈正等。以兵六千。夜度戶神山。時月黑。迷失道。不能達。謙信見甲斐軍夜襲。人馬有聲也。潛起。擐甲。傳令。舉八千騎出。五鼓詣信玄牙營。會天大霧。謙信自霧中直斫營而入。營驚潰。斬山本晴行等六將。而天明矣。客將兵達上杉氏營。營無隻騎。顧聞河中戰聲如雷。則還渡。筑摩河出。北軍後。甲斐軍望見。乃返夾擊北軍。北軍敗走。追逼之。犀川。北軍輪轉返戰。包追兵。將麤之。甲斐後軍橫擊救之。北軍乃倒隊而退。宇佐美定行植幟渡口護之。盡濟。甲斐兵疲。不復追擊。八月。謙信復出河中。使村上義清等營舊戰處。而自進過河。背水陣。信玄知其志在必死。不敢出戰。其候

騎報曰。北軍積薪如山。信玄令諸將曰。敵中夜有火舉。慎勿進擊。進擊者族。及暮。候騎又報曰。北軍掃營。荷擔將去。諸將爭請追擊。信玄曰。謙信豈迫暮掃營者。擊之必敗。其夜。北軍火起。甲斐軍不動。天明。望見北軍。疏行首。嚴陣而待。諸將乃服信玄。信玄謀設伏兩山間。挑戰佯敗。誘敵入山。瞰射殲之。乃夜設伏。而明縱馬入北軍中。出輕卒追之。謙信不出。信玄慮兵老有變。乘夜退入上野原。謙信舉軍追擊。信玄返戰。殺傷相當。交收兵歸。甲斐越後兵連不解。兩國士民患之。皆願講和。今川義元爲周旋之。謙信將有事於關東及越中。於是和成。永祿元年三月。謙信自將入

越中。越中加賀將士交請降。許之。先是。上杉憲政數與北條氏康戰。每戰輒敗。關東盡屬氏康。憲政欲請援於謙信。是歲秋。憲政走入越後。求見謙信。謂之曰。吾管領八州。十二世於此。卒爲氏康傾覆。求四隣可報氏康者。獨有公。與晴信。而晴信氏康方親。吾是以捐怨以歸公。公能爲我復仇。謙信曰。敢不竭力。當是時。謙信未得志於信濃。加賀越中亦未服。而許於憲政者。欲以掩爲景之惡也。乃築館北川。以寘之。憲政與謙信約爲父子。謙信於是稱上杉氏。又授以其職號。謙信辭曰。事成受之。未晚也。於是會將士議。使人謀北條氏。聞氏康每戰用奇。曰。彼用奇。吾用正也。

日本外史 卷之十一
十月。將兵入上野。陷厩橋。沿田等五城。復平井。據之。發使京師。告東伐事。且請攝家一人為關東主。而已輔之。如此。北條氏故事。二年。四月。再入京師。營于坂本。五月。別請關天子賜酒。侑以寶劍。名曰虎。請前關白前嗣東下。見許。又謁將軍。命管領關東北三管領。許乘篋輿。執朱柄。麾賜已偏諱。改名輝虎。三年。五月。謙信自將攻和田城。未下。遣長尾政景。侵武藏。九月。前嗣來館。于至德寺。於是謙信發二萬騎。陣泉福寺。北條氏康大舉禦之。本莊繁長以所部為先鋒。接戰。相模軍卻。諸隊繼進。謙信以麾下自中路進。與氏康戰。大破之。關東豪傑響應。乃報捷。越後。迎憲政。居之。厩

橋牙城。而自居其界。四年。正月。關東將士。賀正。厩橋。遣兵攻古河。拔關。宿河。越諸城。三月。謙信部七十六將。兵凡十一萬。進入相模。太田三樂。小幡憲重等居前。建牙于高麗山下。北條氏遣死士。狙擊謙信。謙信覺。捕之。縱還。遂圍小田原。氏康不敢出。謙信脫胄。穿白布幘。騎白馬。執朱柄。麾馳入諸隊。指揮軍事。關東將士。竊指目語曰。此公視吾曹如蟲蟻。寧可終戴乎。當是時。信玄在輕井澤。飯富兵部說曰。謙信威敵如此。北條氏必亡。則我亦危矣。君宜及小田原未陷。引兵出三增嶺。直當越後中軍。得勝大善。即不勝。亦足以伸義天下。信玄曰。不可。謙信用兵迅速。得之天資。

而無老成之計。關東將士必不能堪。終當歸氏康。汝暫待之。宇佐美定行說謙信曰。城堅。我深入久頓。恐有變。宜及今收兵。從之。新發田治長年少。爲近習。自請爲殿。氏康不敢尾擊。乃入鎌倉。詣鶴岡祠。觀源氏北條氏舊圖。索故物。小八葉車。載前嗣。而謙信騎從焉。關東將士擁衛前後。小幡憲村操刀從。千葉國胤。小山政朝。門閥最高。爭坐次。不決。訴於謙信。謙信判曰。在八州之士。千葉氏可爲首。小山氏不可爲尾。一人不能爭。忍城主成田長泰。稱源賴義故事。立馬祠前以待。從士曳長泰下馬。拳之。長泰慚。志奔歸。諸將叛歸者相繼。謙信還至武藏府。長泰與北條氏兵尾

擊之。謙信令棄輜重於道。敵爭取之。因蹂躪而過。入平井。四月。以憲政歸越後。六月。關東諸將復附氏康。來攻平井。謙信聞報。即發。潛軍由梭師谷出。比曉。擊北條氏軍。待前軍戰半。自以牙兵旁出。橫擊中堅。使別將遶出其背。氏康敗走。復白井。原橋諸城而歸。謙信之攻小田原也。北條氏使使請信。信北侵越後。以牽其勢。信玄乃令高坂昌宣焚掠疆土。謙信大怒。四年八月。復出信濃。壘于西條山。堰水爲池。以備貝津敵。信玄與義信將二萬騎。來陣兩宮。渡以絕其歸路。越後將士說曰。利在速戰。謙信不肯。居三日。信玄收兵。入貝津。以瞰謙信歸。謙信自若也。信玄謀曰。謙

信蓋待吾變。不動其軍也。吾伏兵河中。而別軍自貝津直往攻西條。則謙信無勝敗。必引兵北歸。而吾承敵鏖戰。謙信可擒也。越後謀者報曰。甲斐軍出貝津南行矣。謙信召諸將問計。直江實綱曰。彼國內有變。故乘夜引去耳。當邀擊之。宇佐美定行齋藤朝信曰。不然。彼蓋為二軍。欲及吾踰河夾擊之也。語未畢。謀者又報曰。甲斐軍渡廣瀨。上河中陣矣。謙信謂二人曰。汝言吾將出其意外也。乃置疑兵山上。而全軍密枚縛馬舌。涉兩宮渡。遇武田氏斥騎十人。盡斬之。進壓信玄軍而陣。使本莊繁長色部長實等將二千騎。陣築摩河岸。甲斐別軍已向西條山。信玄俟報

至曉曉未辨人色。見謙信牙旗在前。將士皆失色。越後軍鼓而進。聲震地。信玄不暇易其陣。以弓銃力拒。謙信常憾向斫信玄而不遂也。欲必決死。自抽牙兵。前逼信玄麾下。麾下潰亂。赴犀川。荒川伊豆逼擊信玄。信玄脫走。謙信追之。義信以二千騎尾謙信後。甘糟累茂等擊走義信。謙信既克。休止傳餐。義信又以殘兵返襲。敗之。斬越後將志田義時以下數十人。謙信執槍親鬪。本莊繁長等來援。復擊走義信。或說貝津敵夜出乘我疲。宜急收兵。謙信不肯。背犀川陣。次善光寺三日。遣使信玄欲再次戰。甲斐將士又有請焉者。信玄皆弗聽。五年三月。北條氏康請信玄合兵

攻松山。松山太田三樂屬城也。三樂與長尾謙忠在厩橋。令上杉憲政庶子憲勝守之。告急於謙信。甲斐卒將甘利氏臣有米倉丹後者。束竹爲楯。以扞銃丸。諸隊倣之。遂陷松山。降憲勝。而謙信方至厩橋。問三樂曰。松山何如。曰。陷矣。謙信大怒。瞋目按刀而蹠曰。汝以怯夫守城。使吾不及事。是辱我武也。吾寧與汝死。三樂懼伏。不知所出。乃上松山糧仗籍。及憲勝質子二人。謙信左手捽二人髮。而右手斬之。收刀復問曰。敵軍幾何。曰。五萬人。將帥誰某。曰。信玄。義信。氏康。氏政。謙信笑曰。與吾敵者二人而已。如氏政。義信。吾直以刀背一擊足矣。抑近地有敵城可攻乎。曰。私市。

城距此十里許。謙信曰。可攻也。卽親將赴攻。三樂從之。綴舟濟刀根川。旣濟。毀舟。過信玄氏康軍前。遣使言曰。二公攻松山。而僕不及援。僕深愧之。不敢徒歸。今往攻私市。二公幸見要。不答。乃傳城四面齊登。一晝夜拔之。斬城將小田朝真。虜三千人。以志田春義代守。還遣使三氏軍曰。僕援城而還。猶可以一戰。二公豈有意乎。甲斐軍鼓譟。謙信免曹下馬。徐行而還。至厩橋。召長尾謙忠曰。三樂從我。汝何不從。拔刀斬謙忠。屠其衆二千。使北莊丹後代守。然後歸。氏康謂信玄曰。公何以不戰。曰。吾與公敵。謙信雖勝。可愧。信玄從容與氏康語。因問之曰。河越之戰。公以一

軍克兩上杉氏。願得聞其詳。氏康曰：公在焉，僕何敢言。信玄固請曰：欲使兒聞之。氏康乃談其戰略。信玄稱善。還至其營。謂馬場信房曰：氏康手段，吾得之矣。六年，信玄出兵上野，取蓑輪松枝諸城。又畧飛驒，降其豪族江間常陸。而白谷氏納款於謙信。謙信於是與信玄分領飛驒。謙信自將入越中，拔松倉小出，獲嘗殺為景者江波氏，合其族十人盡誅之。梟首柘檀野，祭告為景。是歲謙信入上野，取伊勢崎。四月，入下總，攻白井，與北條氏援軍戰，走之。先是常陸小田氏治屬謙信，已而歸款北條氏。謙信怒。七年正月朔，冒雪發越後，入常陸，攻陷小田城。二月，攻佐野昌綱。

於上野。五月，北條氏康來援，逆擊走之。降昌綱。會足利氏使者來，傳教旨諭上杉武田北條三家講和息兵。八月，謙信自巡視信濃境。上信玄亦出對營，兩家諸將交說其君曰：君以四郡故，與強敵構兵十二年，多喪士卒，祇為四鄰之幸，無為也。二人然之，乃約各撤一力。入使鬪勝者取河。中上杉氏力士鬪勝，信玄乃獨取貝津一城。其餘盡屬謙信。謙信乃復村上義清、高梨政賴等，按其故邑。謙信築精舍于春日山，號不識庵。盡牌將士殉難者，自弔祭之。先是謙信使長尾政景守上田，備信玄已而忘之。有告其謀叛者，乃召諸親信密議誅之。宇佐美定行諫曰：政景叛狀未

日本外史 卷之十一
著。誅之。恐招騷擾。上田要害。折入武田氏。君又負殺姊夫之名。謙信不聽。使定行圖之。定行乃歸其邑野尻。招政景。觀漁湖中。以漏船迎載。捉政景同溺。宣言私憾相殺。因没入定行邑。而陰祿其子。收養政景子景勝。令鐵安朝代守上田。河中島之役。謙信爲武田義信所襲敗。曰。吾乃輸小兒。本莊繁長長尾藤景有救援之功。又竊笑之。謙信惡之。誅藤景繁長自危。叛據其邑。遣兵討之。作距堙圍守。數年而降。義信勇敢善戰。將士歸心。信玄忌之。恐其倣己也。勝賴以庶子陰有奪嫡之志。乃與飯富兵部之弟昌景謀。使人誣告。義信教兵部就軍陣圖信玄。昌景證之。信玄囚義

信。盡誅其親信。賜兵部死。屬其部兵於昌景。改氏山縣。終令義信自殺。歸義信妻於駿河。今川氏始惡於武田氏。武田氏既不慮上杉氏。而其兵西出矣。初信玄謙信共欲伸武於中原。而兵結不解。未暇及焉。謙信之再入京師也。三好長慶權勢方熾。家臣松永久秀專政。其吏徒途遇謙信。不禮。謙信命從士斬之。因密啟將軍義輝。請除長慶久秀。義輝雖不能決。心倚賴之。久秀等頗聞之。懼。八年。義輝密使使召謙信。久秀等大懼。欲及其未來行大事。遂弑義輝。義輝弟義昭逃走近江。九年。以書來託謙信以興復。謙信不輒成。義昭遂依織田信長於美濃。信長擁義昭入京師。遂

略定近畿。頓致強大。顧恐謙信信玄議其後。又自知非二人敵也。乃傾意結信玄。以控謙信。使幣相踵於甲斐。信玄知其意。動輒敗約。欲西其兵。信長患之。乃送其季子秀勝爲質。以女妻勝。賴生信勝。及義信死。立信勝爲嫡嗣。而勝賴護之。信勝母死。信長又請爲其子信忠。取信玄女。信玄與織田氏婚。遂與今川氏絕。先是。今川義元與信長戰。敗死。其子氏真暗弱。任嬖臣三浦義鎮。國人不服。我德川公嘗屬今川氏。亦女屬織田氏。兵力日強。是時。信虎猶在。流寓信濃。使人言於信玄曰。駿河亂。將爲德川氏所有。汝宜先取之。信玄不答。信玄國不濱海。仰鹽於東海。氏真與北

條氏康謀。陰閉其鹽。甲斐大困。謙信聞之。寄書信玄曰。聞氏康氏真困。君以鹽不勇不義。我與公爭。所爭在弓箭。不在米鹽。請自今以往。取鹽於我國。多寡唯命。乃命賈人平價給之。信玄使問者伺駿河。曰。可取也。陰招國人。約爲內應。十一年十二月。引兵南入駿河。軍八幡坂。氏真舉兵拒清見寺。軍潰。走歸府中。遂走掛川。信玄欲隨攻之。而慮氏康來救。乃止。軍府中。取諸降附任子。送致甲斐。聞庵原某嘗與山本晴行交。召問要地可城者。以久能及興津答。乃城之。氏康果以大兵來。爭駿河。以復氏真爲名。信玄留兵守府中。而自軍興津。氏康軍薩陞山。相持未戰。信玄曰。氏

康數與兩上杉戰。用兵遲緩。易與也。因飲將士酒。問曰。猶寒乎。曰。寒。信玄曰。我陣平地。飲酒而猶寒。彼陣山上。寒可知矣。必下在其麓也。令人伺其陣。陣果無人。乃奪其糧。仗還。後數挑戰。不決。至四月。信玄問計諸將。馬場信房曰。臣嘗見啄木啄蟲。欲出蟲於前。先啄其後。信玄默然。曰。然。夜收兵歸。氏真遂走相摸。三浦義鎮為德川氏所誅。十二年六月。信玄出駿河。遂入伊豆。軍鳴島。會大雨。流潦侵陣。引返。於是氏康兵專防西面。在小田原者甚寡。信玄謀知。議攻之。高坂昌宣諫曰。彼已懲謙信。講戰守必悉。君深入之。一有蹉跌。前功悉廢。而謙信將乘其後。不聽。九月。下兵八

王子。攻敵城邑不下者。過而南。入小田原。縱火城下。十月。引還。遇北條氏二萬兵三增嶺。召諸將。命內藤昌豐掌輜重。昌豐辭。信玄曰。前謙信唯失輜重。故敗於小田原。是重職也。設八伏。及兵交。夾擊破之。歸。謂昌宣曰。何如。昌宣曰。是僥倖耳。信玄嘉其忠謹。相摸兵成駿河者。聞難棄守。還救。信玄瞰之。十一月。急出駿河。拔九城。獨蒲原不下。信玄宣言赴府中。伏兵城傍山中。而西敵空城。追之。伏起。或城遂陷。府中及諸城。與德川氏割大井河為界。織田信長以書來請曰。松平家康。僕所最眷顧者。公幸指教之。家康弟。在今川氏。公宜取以為質。關東北陸諸國。皆使使賀戰。

捷。於是信玄國傳南海。謙信國傳北海。以橫絕海內。北條氏在其東。織田氏在其西。織田氏求援於信玄。北條氏求援於謙信。而信未之肯也。是歲春。謙信攻陷武藏下野諸城。秋入越中。攻神保長純。會畠山義則不能治其下。能登亂。遣上杉義春治之。立義則子義隆而還。當是時。謙信連略加賀越中。而時出關東。兵行神速。敵不能測。每懸軍橫行八州。八州諸城聞其來。震懼不敢出。聞其還。上三國嶺。然後相告解嚴。如雷雨過者。元龜元年。佐野昌綱族據飯盛城。與昌綱鬪。北條氏政以四萬騎助攻之。昌綱告急於謙信。正月。謙信即發。晝夜兼行。聞氏政將分其兵當已

而急攻拔城也。謂諸將曰。饒令我戰勝氏政。而不救城陷。無益。吾當獨身入城堅守。汝等推義春為將。繼進。乃獨與八十騎過氏政陣前而入城。謙信穿黑綿衣。不被鎧。提十字槍騎行。敵軍指目曰。謙信也。而大驚。不敢逸擊。諸將尋至。北條氏軍潰走。謙信遂屠飯盛。徇下野。下總。入厩橋。北條氏康聞氏政敗。將二萬騎出援。陣河越相持。三月。使使請和。質其季子三郎。謙信與諸將議聽之。會見于富田大澤。中寺。攜三郎歸。授其故名曰景虎。四月。氏康入駿河。攻深澤。不下。又請謙信出兵上野。信濃間。以縻信玄。信玄自將出拒。交綏而退。十一月。德川氏質子遁去。於是信玄與德

日本外史 卷之十一
川氏絕而織田氏聘問益厚。時氏康病卒。氏政請和信玄。將士皆說勿許。乘喪擊之。盡取其地。雖謙信不能支也。信玄曰。吾夙欲出兵東海。並海而西。建旗鼓于京師。則吾雖死不憾矣。前有醫人診我脉。謂當罹篤疾。吾經營關東。而中道疾作。志不可成也。信長乘吾輩不西。以家康當我西面。而陰助之。其計可憎。我欲與氏政和。西治信長。十二月。遂納氏政質。使逐氏真。氏真走。倚德川氏。時信長與義昭相隙。義昭以書諭信玄。謙信來圖之。二年二月。信玄引兵東出。至遠江。攻高天神城。四月。入三河。陷八城。德川氏出援。觀甲斐陣嚴整。不可犯。不敢接戰。信長聞。義昭招謙信。

信玄懼甚。乃益媚事信玄。以書謝曰。家康密通貴國。恐有違失。僕當訓督之。幸勿見尤。信玄答曰。老夫不知也。德川氏發兩使。通好於謙信。載誓書。請夾擊信玄。村上義清于國清寓越後。力贊成之。三年四月。謙信將萬人出信濃。縱火長沼。以遙為德川氏聲援。勝賴在伊奈。聞警。以兵八百赴拒。謙信曰。彼敢以寡兵當我。不愧信玄兒。吾成其勇也。引兵而還。入越中。夷椎名神保氏。十月。信玄計謙信阻雪。不能出。則復出遠江。拔二股城。信長潛遣兵援德川氏。十二月。信玄進陣三形原。以薄濱松城。縱火城下。挑戰。城兵不出。信玄佯退。城兵大出。上原能登謂小山田昌行曰。德

川氏之陣單。織田氏之旗動。可敗也。昌行以告信玄。信玄乃返旆。昌行與勝賴及山縣昌景馬場信房爲先鋒。昌行昌景先合而卻。勝賴信房承之。衝其麾下。信玄乃遣米倉丹後自間道橫擊。大破之。諸將請遂攻濱松。高坂昌宣曰。不可。我攻之。旬不拔。信長必大舉來援。相持數月。而謙信出信濃。則我不得不還救。信長則曰。我能卻武田氏矣。是損威名也。信玄乃退。次刑部。是役獲織田氏將平手汎秀。送其首於信長。讓而絕之。信長猶分疎不已。天正元年正月。信玄拔野田城。疾作而歸。信長請將軍義昭諭信玄弭兵。信玄辭之。訴信長五罪。二月。使秋山晴近誘降岩村

城。城將妻信長之姑也。晴近奪而納之。京畿將士多來送款者。三月。信玄疾愈。復發。曰。此行必入京師也。部兵三萬出美濃。信長以萬人出拒。山縣昌景以八百騎馳之。信長不戰而走。乞和益力。信玄不聽。轉入三河。次平谷。四月。疾復作。自度不起。召諸將處後事。使勝賴攝衆。以俟信勝長。誠之曰。汝慎勿佳兵以亡我國。吾死。天下獨有一謙信而已。汝請援以國託之。彼一受汝託。必不與隣國合。以侵汝也。言畢。昏迷。已而呼山縣昌景曰。明日樹汝旗于瀨田。乃卒。年五十三。諸將以遺命秘喪。以信玄弟信綱貌肖信玄。輿載之歸。曰。信玄有疾歸國。以昏夜延見四方使者。信玄

又豫具空頭花押數百紙。以備書問。以故無來犯者。信玄居常畧涉書志。嘗以孫子語書其旗曰。不動如山。侵掠如火。其靜如林。其疾如風。馬場信房問曰。風雖疾哉。非倏起倏止者乎。信玄曰。兵鋒貴疾耳。苟止矣。則吾以麾下繼之。信房曰。君要第二合之勝也。其君臣講究武事。皆此類也。四隣頗聞信玄死。北條氏政馳使告之謙信。謙信方食。舍箸而歎曰。失吾好敵手矣。世復有此英雄男子乎。因潸然流涕者久之。甲斐宿將馬場信房。山縣昌景。內藤昌豐。高坂昌宣。四人。交說勝賴。請和謙信。勝賴不聽。勝賴性剛。復自用。長坂調閑。跡部勝資。自信玄時。已被近幸。勝賴益寵。

之勝賴欲出兵美濃。四將交言不可。調閑勝資勸之出。會三河軍圍長篠。乃止。五月。勝賴遣信房。援長篠。敵設伏而燔柴。為燒營。遁以誘我。將士欲追之。信房曰。其烟白。非燒營也。使騎往踐之。果有伏。乃退。次黑瀨。城陷而歸。昌景向濱松。亦不利歸。二年二月。勝賴出美濃。陷諸砦。五月。攻陷高天神。歸。宴將士。昌言昌豐相謂曰。武田氏之滅。兆於此宴矣。昌宣說曰。君狃勝不戢。構怨四隣。非長久計。宜還地。二氏與之連和。稍取東國。厚集其勢。二孽沮而止。已而二孽勸勝賴出遠江。濟天龍河。遇敵不戰而還。還至伊奈。信虎在焉。年已八十。乃欲載歸。視其狂暴如故。乃止。四隣觀。

一無也
將一作

殺一作

甲斐兵數不競。知信玄定死。稍窺之。自信玄之死也。信長專意於謙信。甲辭厚禮。事之猶事信玄。以其妹嫁神保長純。長純上杉義春之兄也。屬謙信者。信長因陽結謙信。而陰圖之也。又陰以計招上杉氏諸將。歸欵於己。謙信書誚其反覆。信長答書陳疏。謙信不聽。會島山義隆將游佐彈正等毒殺義隆。以七尾城降信長。七月。謙信將兵三萬西伐。攻長純木船城。拔之。遂入加賀。屠金澤。移兵攻七尾。以義春為將。努力復取。能登游佐等乞援。信長信長方攻長島。不能來。九月。城陷。誅游佐等。乃休兵二日。屬十三夕。月色明朗。謙信置酒軍中。會諸將士。酒酣。自作詩曰。霜滿軍

營秋氣清。數行過雁月三更。越山并得能州景。遊莫家鄉憶遠征。令將上善歌詩者皆和之。遂為政國中。而歸信長遣大兵來援。聞城陷引去。信長猶使使謝罪於謙信。是歲信長招降三河將奧平信昌。令守長篠。以備甲斐。二年四月。三河計吏大賀某陰送款甲斐。約為內應。勝賴往陣。榆城間大賀謀覺。被誅。乃還。五月。勝賴以萬人附昌。宣留拒越後。自以一萬五千圍長篠。軍道虛。寺令叔父信實守。鷲巢。德川氏乞援於信長。信長不敢出。使者三反不許。使者請曰。不援則納遠江於武田氏為之。先驅以取尾張。且信玄已死。公何怖之甚也。信長乃自將來援。兵凡七萬。猶

日本外史 卷之十一
憚甲斐騎兵衝突植柵三層。守以萬銃。勝賴欲戰。信房昌景昌豐等皆諫曰。敵衆新來。其氣銳。不若且避之。不則疾攻城。雖損我兵。猶可拔而歸也。二變曰。一戰夷兩敵。在於今日。勿聽老怯計。信房曰。今日之戰。老怯者必死。若公等乃遁走耳。勝賴遂留室賀行俊小山田昌行圍城而自進。濟河陣。且日。敵間道襲爲巢。信實敗死。我陣顧而動。敵衆挑戰。昌景爲左先鋒。進犯敵柵。中凡死。信房爲右先鋒。與真田則幸上屋直村破柵而進。則幸直村亦中凡死。室賀行俊來請曰。圍可解否。勝賴曰。可言未畢。諸軍大潰。信房使人馳白勝賴曰。君速去。臣請留死之。與八十騎止戰。盡

亡其騎。自登高邱。顧視勝賴已遠矣。乃號於敵曰。我馬場美濃也。宜斬以受重賞。敵叢刺之死。二變先遁。昌宜豫慮軍敗也。以兵八千迎於境上。以歸。因大諫。請與比條氏婚。以拒二氏。勝賴從之。信長既大捷。謂甲斐不足患。所患獨謙信。乃大城安上。移焉。以備北道。柴田勝家爲其最。謙信將因守越前。居北莊。八月。謙信將兵入加賀。攻松任城。城將兼木高秀之援於信長。信長將五萬人來陣。衛幸塚勝家爲先鋒。謙信疾攻拔城。斬高秀。齎其首。贈信長曰。頃及本城。相公遠來見援。幸甚。然城將已授首。謹此奉贈。公當有一戰以弔之。明早將相見。信長許諾。而乘夜退軍。設八伏。

以俟諸將請追擊。謙信曰：信長豈徒歸者，亦引還。是歲，勝賴使使請和。謙信欲報織田氏，謙信許之，徵其質子，不肯。會德川氏攻二股城，將依田幸成固守不下，乃攻陷。諏訪原遂攻小山。勝賴曰：彼謂我不能復出乎？乃募兵二萬援之。敵解圍去。十二月，幸成死。德川氏復來攻，幸成子信蕃拒之。勝賴命棄城退。岩村又陷，信長手及其姑。是月，勝賴迎北條氏女成婚。昌宣退，謂人曰：今夕吾始得高枕矣。四年春，勝賴出兵遠江，與德川氏相持。橫須賀，勝賴欲戰。昌宣諫曰：長篠之役，多失老將，獨自臣存。今又欲殺之乎？勝賴乃泚城相良而歸。越後將士說謙信曰：甲斐兵新敗，可

乘也。謙信曰：我與信玄數十戰，不能取。及其死，侮弱子，乘敗取之，何以對天下？三月，謙信入越中，取蓮沼，獲椎名泰種，殺之。令別將入飛彈夷江馬氏，遂自入加賀，攻小松。織田氏將前田利家等來援，以先鋒擊破之。使川田長親守越中，柿崎景家守能登而還。信長患謙信西向，日夜謀所以禦之。柿崎景家使人市馬上國，信長喜曰：可以間也。乃給直十倍，自書謝，更索佳鷹。景家貪其直，數給鷹。後有告其通款，終被殺。信長陰招能登人長重連，加賀人松任彥紹誘新向賊北向。五年，重連聚兵，據穴水城。小松安宅大，道山諸城並起應之。當是時，筒井順慶、松永久秀等據大

使人
作遣人

和。遙送款謙信。請其西上。又西約毛利氏。東西夾攻信長。九月。謙信自將攻穴水。拔之。斬重連。遂攻小松安宅。信長遣柴田勝家前田利家等五將。將兵四萬八千來援。而已亦潛來助之。謙信攻拔三城。進至石動橋。距織田氏軍十里而陣。使使約明曉會戰。信長復乘夜而逃。謙信大笑曰。信長巧於走者也。使其猶在。當盡踢墮之水耳。遂進攻金澤。陷之。入越前。行攻織田氏壘寨。盡驅其守兵。焚掠而進。烟塵蔽天。信長退保北莊。遂退入長濱。謙信以天寒雪下。又聞久秀等已敗死。欲班軍。乃遺書信長曰。信玄既死。公則委四郎於家康。而自居安土。益備謙信也。公數與畿內

敵樂戰。未觀北人伎倆耳。請期明春三月十五日。聊舉八州之卒西上。與公相見。公勿視謙信同皮履都人士時。京師人喜穿皮履。故云。使使齎書。因贈越後布二千端。信長延見使者。言曰。為吾返報。越後公。信長何敢與公角。公來將盡脫刀劍。獨插扇於腰。單騎迎謁。先導以入都。公義人也。信長所辛苦經營。必不見奪也。使者復命。謙信哂曰。信長奸雄。甘言以怠我耳。聞長篠之役。渠以柵與銃困甲斐四郎。明年復必以此擬我。我豈隨其計哉。十月。歸越後。間日傳檄。大發管內八國兵。期以三月五日。加賀以西兵沿道附從。京畿大震。信長使使告之勝賴。請捐前故。修舊好。

曰謙信西上。我與家康拒之北道。願公直指越後。事克。則其地唯公所取。勝賴不答。六年三月。北陸諸國兵。應檄雲集。謙信自臨簡閱。申約束。將發。先發二日。疾作。二日。遂卒。年四十九。卒後。信玄五年矣。直江兼續本莊繁長等諸大臣相共謀曰。三郎非上杉氏胤。胤乃景勝且親姪。宜立。立三郎。北條氏必因以并吞北陸。吾輩皆爲之臣僕。於是遣上杉義春。矯命急迎景勝於上田。來入內城。分親信守諸門。景虎在外城。日夜相鬪。弓銃交發。織田氏細作在越後者。走歸告信長。信長大喜。撫掌曰。天下大定矣。乃令佐久間信盛入加賀。前田利家入能登。佐佐成政入越中。各自

略取之。景勝景虎兵結不解。以故不能拒。景虎終敗。走歸上杉憲政于北川。足城主北莊丹後聞變。馳至說景勝曰。兩郎若各領四州。共拒信長。不則彼乘釁來侵。先公所百戰而取者。一旦附之敵人。豈不可惜。景勝不聽。北莊怒去。助景虎。數破景勝兵。因軍善光寺。景勝母在上田。肩輿來入城。召諸將士。面勦之。保謙信遺業。將士感激力守。七年正月。景勝夜潛兵襲景虎軍後。大破之。北莊脫走。景勝將秋田主馬識之。追而刺之。於是諸城多歸景勝。景虎走保鮫尾。北條氏政聞之。遣兵萬餘援景虎。又請援於武田氏。勝賴出軍飯山。景勝與戰不利。齋藤朝信說景勝以

東上野昭勝賴先以金萬兩。又厚賂其二嬖。二嬖交說勝賴曰。景虎君之舅也。雖然。援之而克。則北條氏連屬東北。將及於君矣。是與得東上野金萬兩孰利。勝賴乃與景勝和。合兵攻景虎。景虎與憲政皆自殺。相摸兵引去。氏政大怒。與勝賴絕。與織田氏德川氏約。夾攻勝賴。七月。勝賴以其妹妻景勝。撤貝津之戍。移於沼津。數出兵上野及駿河。時高坂昌宣既死。莫復諫者。而二嬖益橫。德川氏世子信康居岡崎。其母關口氏有罪。廢居。與甲斐醫人減慶通。使減慶來送款。約為內應。勝賴許之。事覺。母子皆被殺。九月。勝賴次沼津。氏政以兵四萬軍三島。十月。德川氏踰險入

駿河。縱火由井。勝賴使別將當氏政而西。二嬖故遲其行。至則去矣。八年六月。德川氏攻高天神。十月。城且陷。城將岡部與行請援勝賴。裨將橫田尹松使言曰。城深在敵地。君不宜來。臣等公當守城。死即得免。走歸亦不難也。將士皆贊其言。勝賴曰。坐不援。無以藉口。乃出徇上野。攻膳城。肉薄拔之。九年二月。與氏政相持于伊豆。氏政將松田憲秀送款勝賴。勝賴欲戰。二嬖止之。三月。高天神陷。與行被獲。尹松力戰脫歸。勝賴欲賞之。曰。脫歸被賞。在君為僭。在臣為冒。固辭不受。勝賴疆土日削。二嬖勸其請和。信長小山田昌辰曰。晚矣。長其侮耳。不聽。還織田氏質子。請和。信

長谷書辭甚倨。穴山信良又說勝賴曰：先公威震四隣，故所居不設城池。然聞氏康信長通好謙信，則築岩殿久能吾妻三城以備之。謙信不屑從約，以故無事耳。今隣國無復如謙信者，安可不備？勝賴然之，乃城于韭崎，號曰新府。信良欲娶勝賴女為婦，武田信豐賂二嬖，乃適信豐焉。信良啣之，終通款織田氏。諸公族諸將亦多送款者。木曾義昌為勝賴妹婿，苦其誅求，陰降信長，請導其兵有來告之者。二嬖斥為虛言，已而事覺。十年正月，勝賴欲討義昌，阿部忠高曰：其地險狹，不可輒往。臣請先往，說紓其計，而君兵稍從其後，可也。二嬖沮之，遂命信豐將五千人，冒雪赴

討。遇義昌，鳥居嶺大敗歸。二月，勝賴將兵二萬出陣諏訪，遣諸將分守要害。而信長已遣長子信忠引兵十餘萬，自木曾入瀧川，一益川尻鎮占等為前部，德川氏北條氏各大舉應之。下條信氏棄瀧澤走，小笠原信嶺以松尾降。信忠入至桔梗原，勝賴召諸將于諏訪，聚議不決。城昌茂進而請曰：方今之勢，不可一日猶豫。臣與尹松得假五千兵為先鋒，昌幸昌辰等以餘兵繼進，敵不復設柵如長篠之役，我必克之。勝賴問之二嬖，二嬖曰：少年者所言，不可用也。阿部忠高曰：臣遣間覘敵，敵深入客地，離而不整，可襲也。我夜合兵疾進，挫其前部，以破其膽。二嬖不許，已而信

良叛降德川氏。駿河諸城皆解走。獨田中守將依田信蕃不下。先是德川氏數攻信蕃，不得志。至是使人說降之，對曰：「吾知守城而已，不知外事。」乃使信良以書諭之。三月，信蕃出歸甲斐。德川氏招以厚祿，辭曰：「吾赴國難，未暇謀家。」訊訪軍潰，在者僅三千。勝賴乃走歸新府。信忠合兵圍高遠。城將仁科信盛與小山田昌辰固守。信忠使辨士入說曰：「孤城抗大敵，糞粉可待。苟出降，以為將，增其邑。」昌辰曰：「吾報先公，正在今日。若何為者？敢來誘我乎？」執使者，截其耳鼻，放還之。信忠怒，以信嶺為導，疾攻昌辰，力戰數出，狙擊信忠，不克，城遂陷。與信盛及渡邊某皆死之。於是敵兵

從徒一作

四面來薄，而新府城壁未全。勝賴欲徙避之。嫡子信勝慄慨曰：「事已至此，何之而免乎？當焚旗與無楮，徐自裁而已。」勝賴未答。小山田義國欲誘執勝賴，以市織田氏也。說曰：「臣邑岩殿險可保。真田昌幸曰：『弗若。』臣邑吾妻險有積粟，請以死奉君。勝賴乃令昌幸先歸。二壁曰昌幸新義國故去，故就新奈何。勝賴遂徙岩殿，令義國先歸待已。於是焚殺諸叛臣質三百人，召死節者質十人，頒與金各百兩，散遣之，收其重器，以殘兵五百赴岩殿。願望二府。君臣相顧泣下。至柏尾，待義國來迎。七日不至，走入駒飼民家。即夜義國使人襲取其質，乃絕關拒勝賴。勝賴不知所出，乃走

日本外史 卷之十一
入天目山。兵僅四十人。上屋昌恒秋山光次牽其馬。阿部忠高温井常陸擔槍從之。小宮山友信單騎來從。友信初數諫勝賴請除二變。又與小山田將監者爭事。並訴將監厚結二變。勝賴遂廢。銅友信。友信於是赴難。追及於田野。就昌恒言曰。君嘗損我。而我赴君難。是傷君之明也。然不赴。我義與。缺我義。寧傷君明耳。因問調關何在。曰。昨逃矣。問勝資。曰。亦逃。問將監。曰。逃已十日矣。友信曰。矣。吾知有今日久矣。勝賴俛首而已。己而山僧與村民謀道。敵索勝賴。勝賴乃使其配北條氏奔相摸。對曰。妾何顏見阿兄乎。又使信勝間道奔陸奥。信勝曰。大人宜奔耳。兒辱家嗣。

義當死于此。勝賴曰。然則吾與汝共死。顧汝未行。擐甲禮當行禮而死。乃請秋山光次爲賓。被信勝以無楯。比禮畢。敵兵奄至。衆飢不能起。勝賴以白布約髮。拔刀親戰。信勝以槍。昌恒以弓翼之。卻敵三次。山縣氏卒。刈某聚叛人。自後山瞰射。我兵皆斃。昌恒天盡。且拔刀。敵叢槍擬之。勝賴走救昌恒。爲敵刺喉及腋。死年三十七。信勝亦死。年十六。昌恒友信光次等皆死之。武田氏滅。織田氏入甲斐。懸令曰。氏族將士出降者。復邑。勝賴祖叔父信就。信光叔父信綱。信龍弟信貞。從弟信豐及二變。義國等相率出降。皆爲所誅。獨穴山信良得領甲斐一郡。上野諸將非武田氏世。

日本外史 卷之十一
臣者盡隸於瀧川一益。信濃諸將隸於森長可。與柴田勝家等相為犄角以圖上杉氏。時北陸訛言信長兵大敗於甲斐。土寇羣起。景勝遣兵助之。與勝家等戰于越中。勝家憚越後兵拒以塹柵。其他諸將侮景勝。出柵外戰。輒見擊破。瀧川一益聞之。遣兵入越後。五月。景勝迎擊一益兵。三國嶺大破之。自將入越中。拔魚津。轉入信濃。與森長可戰。勝家等復取魚津。五月。穴山信良與德川氏俱入京師。六月。信長為其將明智光秀所弒。信良走歸。途遇盜被殺。一益長可勝家聞變皆西走。而武田氏故地大亂。諏訪賴忠小笠原貞慶利上國清皆舉兵。欲復先業。景勝自將兵七

千助之。七月。景勝入貝津。北條氏、德川氏各以數萬人來爭。真田昌幸、高坂源吾初屬景勝。已而通北條氏。曰：臣為內應。景勝可獲。景勝覺之。執源吾。北條氏不知。以昌幸為前導。濟筑摩川。以待源吾報。景勝送源吾首。請戰。北條氏懼。引去。已而德川氏盡取甲斐。信濃。景勝定河中西。鄰而歸。景勝幼有武幹。心誓報謙信恩。以償政景罪。謙信嘗欲誅深澤九鬼者。景勝時年十四。手斬二人。謙信賞賜政景舊邑。數從軍有功。謙信卒而三年。克景虎將士盡伏。獨柴田因幡者。據新發田不下。景勝常有所內顧。以故不能專營外事。織田氏將筑前守羽柴秀吉誅明智光秀。畧定

京畿與柴田勝家戰。勝而殺之。取加賀能登。十二年。遣使來通好曰。吾欲攻佐佐成政以取越中。願子勿救。景勝曰。吾素與成政仇。而越中本吾地。吾欲先取之耳。乃自將兵入越中。十月。攻宮崎城。一鼓拔之。謂使者曰。越後男子用武如此。返語疏前守。吾於越中。欲取即取。而不取者。以讓子也。十三年。四月。秀吉攻降成政。取越中。五月。秀吉獨率石田三成等三十人。來入越後。自稱使者。至薄水城。見城將須賀。告以實。欲面見景勝計事。須賀以兵守之。而馳告景勝。請執殺之。景勝不許曰。彼身司天下權。而踰險入敵國者。蓋恃前約。以吾必不食言也。殺之不義。即日與直江

兼續等六十餘人見秀吉。秀吉屏人與語。獨兼續與三成得侍。已而別去。七月。上田城主貞田昌幸。畔德川氏。復屬景勝。送質乞援。景勝遣須田某。本蒞某等。將信濃兵六千赴援。兵少利。景勝欲大舉繼之。德川氏兵引去。十一月。秀吉又使使厚贈越後君臣。促其入朝。十四年。五月。景勝入朝。秀吉供帳路次。為奏敘正四位。并參議。七月。歸國。是歲。陷新發田。盡定越後。十五年。定佐渡莊內。十七年。景勝又入京師。進從三位。遷中納言。直江兼續為四位侍從。藤田泉澤。安田三臣。皆敘四位。兼續自父實綱。常參謀議。為仇人刺死。無子。謙信命近七樋口與六為嗣。是為兼續。多

日本外史 卷之十一
文武材能。事景勝。尤見寵任。十八年。秀吉東伐北條氏。景勝與前田利家自東山道進。下數十城。北條氏滅。又與利家徇陸奥。出羽。文祿元年。從秀吉伐朝鮮。陣那古邪。二年。景勝將兵入朝鮮。築金山城而歸。是時。上杉氏所領歲入可三百萬石。秀吉心畏惡景勝之能。又度謙信久訓其國。國人皆戴景勝。欲徙其封。嘗從容問之曰。卿國歲入幾何。景勝恐被削。不以實對。曰。七八十萬石耳。秀吉佯驚曰。何少也。因徙之會津。食百二十萬石。賜兼續以米澤地三十萬石。賜越後于堀秀治。景勝大悔之。是歲。慶長二年也。三年。秀吉有疾。嗣子秀賴猶幼。乃以景勝與德川前田毛利

浮田氏並稱五大老。與為盟約。秀吉薨。德川公家權獨熾。四年。石田三成與直江兼續謀。勸景勝舉兵。曰。羣牧共願推公為諸將。載書示之。因密定議。七月。與佐竹義宣皆就國城。香指原。修壘寨。峙糧餉。誘陸奥出羽上真齊起。又使人招越後遺民。遺民競起應之。堀氏不能制。五年正月。使藤田信吉賀正於大坂。德川公厚賜之。信吉歸。驟諫景勝。兼續欲殺之。三月。信吉挈家奔歸德川氏。德川氏使伊奈圖書來諭景勝。西上。景勝不聽。數德川氏背盟十罪。德川公終決意東伐。令前田佐竹伊達最上氏四面來擊。伊達氏國會津東境。先衆而至。其將伊達成實。片倉景綱將兵

來侵。景勝遣兵擊卻之。七月，德川公統將帥百餘人至小山。景勝軍長沼分兵守險以待之。石田三成乃矯秀賴命與毛利浮田島津小西諸將俱舉兵至美濃。八月，德川公使庶長子秀康以萬人守宇都宮。而自引兵西上直江。兼續請悉兵躡之。景勝弗聽。會秀康來請戰。景勝答曰：先人用軍未嘗乘人危。吾不敢違也。且公年少，非我敵。吾待內府還決戰耳。糧仗如缺乏，當相給焉。乃收歸會津。德川公之西也，命諸將曰：景勝勁敵也，慎勿與爭鋒。是以四隣環守，不敢來犯。九月，景勝以兵四萬附兼續，令攻最上義光于山形。義光設二十五砦待之。請援於伊達。政宗發

兵二萬赴之。兼續拔二十一砦進攻長谷城。起樓櫓，鑿地道。晝夜攻擊。城將志村高治善拒。景勝又遣中山式部攻上山城。不利。義光政宗合兵來援。兼續軍中有傳呼曰：上國軍敗矣。已而使者至自會津，傳三成敗聞。命班師。兼續曰：聞變而退，怯也。乃使人入城告故。且日鼓衆齊登，陷其外城而還。義光政宗與高治尾擊之。兼續逐戰二十餘次。而至米澤。政宗進攻福島。本莊繁長守城擊卻之。六年二月，政宗又來侵。繁長又擊卻之。政宗轉濟逢隈河，攻梁川。城將須田大炊設四伏而與戰，破之。四月，政宗留兵備須田。而還攻本莊。本莊出拒松川。侮敵不備。政宗乘曉而濟。

日本外史 卷之十
擊敗之。本莊走入福島。須田聞之。濟逢隈河。破其兵。遂襲政宗軍後。與本莊夾擊走之。景勝乃自將而出。政宗驚舍其軍。獨與十餘騎間道走白石。德川公既克石田氏。天下歸之。景勝因秀康謝罪。德川公使人來促其西上。景勝即治行。將士皆危而止之。景勝曰。吾豈可再負乎。七月。至伏見。謁見。八月。國除。獨食米澤三十萬石。宥兼續罪。賜五萬石。慶長十九年十一月。大坂兵起。德川公率諸將攻之。景勝與佐竹義宣為先鋒。二十四日。至大坂。景勝將杉原常陸尚水十衣於鎧表。衆指而異之。曰。彼越後宿將也。是其軍禮乎。杉原聞笑曰。吾鎧太敝。惡故尚此耳。景勝陣鷓野。

兩南或作

三將一作二將

義宣陣今福間。日並進。破敵柵。景勝命植柵設塹于大和河南。令隊將鐵某將銃手五百守之。將士竊言曰。此非戰場。不知何用。日午。城兵大出。義宣兵不利。銃手齊發。敵兵乃卻。已而城兵七隊出鷓野。我先鋒須田大炊與戰。敗走杉原常陸與安田上總長尾權四郎。進擊斬其將。德川公聞鷓野戰急。令堀尾氏丹羽氏來代。景勝景勝以槍手三百自環為陣。憑柵不動。使者十餘輩來傳教旨。皆不得入。景勝厲聲曰。吾在戰場。雖有教命。不能退一步。麾兵益進。遂破城。兵入柵。景勝銃手又驅柵內兵入城。不使復出。須田愧敗。與五騎馳入敵中。人得一首級而還。德川

公軍監小栗又市具狀以聞。退語同僚曰。今日戰既解。猶有宜進擊之機。吾言之。景勝辭以日暮。可憾。德川公聞之。叱曰。景勝武事。若曹敢得誹議之。次日。巡視諸營。至上杉氏。親慰勞之。遂賜功狀於杉原長尾安田須田鐵島津等。杉原伏謝曰。臣等何力之有焉。先寡君家範猶存。臣等奉以周旋焉耳。退謂人曰。吾從先公。數與武田氏戰。若今日之戰。乃兒戲耳。何足載功狀乎。元和元年五月。再攻大坂。景勝以特命留守京師。陣八幡。凡兩役所用軍監。選練兵事者。傳命諸營。多甲斐舊臣。而真田昌幸子幸村在城中。戰守最可觀。世以為出武田氏遺法也。九年三月。景勝病

卒。年六十九。子定勝。孫綱勝。相繼襲官秩。綱勝夭。以外甥吉良義英子綱憲為嗣。削十五萬石。上杉義春。本畠山氏。為謙信子養。後以為上條城主。承故上杉定實後。佐景勝擊景虎。最有功。德川公命復畠山氏。削髮號入庵。老於京市。大坂冬役。召之二條城。問上杉氏行軍法。諸侯伯皆侍焉。義春為人短小而善辯。陳已嘗從謙信所聞見。音辭如流。公稱善。諸將皆織田豐臣以來老兵豪傑。而毋敢出聲者。後病眼盲。使人讀近代史。乘聽之。至武田上杉氏事。往往指其謬。偽云。宇佐美定行之。孤定興。數潛從軍。欲立功自贖。景勝以其父故不許也。流寓諸國。及關原事作。赴難

名法一
作兵法

會津及徒封終隱越後終身其子勝興仕紀伊亦於越後
事跡有所綜覈初武田上杉二家並務耕戰以名法治國
政貴嚴刻而上杉氏作事率仗信義是其所以獨存至今
也然世言兵法並稱二家云

鍊治一
作鍊治
下同

外史氏曰世傳二家兵書有出後人假託者不可盡信特
言兵於我邦期乎二公者不可不知其由也夫勇悍趨捷
重耻輕死我國俗所自有我先王又養之以恩結之以信
所以無摩鍊治之經數百千年闔國之民親其上死其長
如手足之扞頭目以能震懾四隣雖魏唐之強大不能加
焉者恃此俗也及至通唐氏乃舍此學彼劉樸為文鍊強

私利一
作私門

為弱平時奔競有急遁逃幾乎舉朝皆婦人矣而先王遺
民勇而輕死者皆為將門所收以此奪王權營私利無所
為而不成承父建武之事輒皆為然故先王所以自衛後
王所以自累均此兵也顧用捨何如耳降至戰國此兵各
為羣雄所分領日淬月厲愈用愈勁而其撫摩鍊治教之
而後戰者莫武田上杉過焉故我邦兵之精極於此時而
二家又精之精者矣且源平以還其兵皆散而自戰將勇
卒銳者勝非必有束伍結陣坐作進退之法有之始於二
家二家兵法傳為我邦極則者由此焉爾然源氏足利氏
每自東國起其兵習騎戰而足利氏居京畿不恤馬政織

櫛一作皆

田豐臣德川並起侯甸。少騎多步。即如二家。雖較多騎。亦以其國險不便騎。騎率徒取致遠。至戰。概舍馬步鬪。故騎戰遂廢。又用火器與長槍。以為軍鋒。而弓矢之用稍衰。是又我邦兵體變遷。不可不知也。此時兵農雖別。往往收漁獵者為弓銃手。收盜賊為間諜。以補隊伍充斥候。二家皆是。二家之陣。大約弓銃手居前。長槍步卒次之。騎士次之。牙旗鼓螺居中。左右拒夾之。輜重居後。游兵居外。每戰交發。弓銃長槍從之。士下馬以進。或自卒傍出。或自中跳盪而出。戰酣。或以麾下乘之。雖變化無準。概以此為常。一時並同此法。而羣雄環視。獨畏二家。幸其噬搏不解。不敢觸

自卒上
一無或
字傍出
上一有
之字

一無者

犯云。夫孫武吳起不同世。而生饒使同世。生借人之兵。以施已之法。不能大展其力。確鬪決勝敗也。今二公挾孫吳之能。擅趙魏之甲。而此肩接踵於一時。可謂希世之遇矣。後之言兵者。觀二公相與之迹。識其形勢機權之大。然後參之其書。辨別真偽。其法可得而詳論。余是以合敘二家焉。昔者吾父嘗行過甲斐。甲斐民飲食必稱館君。館君信玄也。以信玄之悖逆。而能抗強敵數十年。而不相下。豈非以其教民有素哉。謙信之事。多世所不傳。余并考島山氏宇佐美氏說。又與米澤人士交游。為余言如此。

日本外史卷十一終

卒至美大器天與米舉入士交游甚余言以此
 以真榮凡兩素為難計此年夏而水斷余長黃島山度
 支出以許支之轉而用外游廣學亦亦而不時不竟
 高昔善吾父輩林盤賦幾甲斐外想餘如博前故前
 來之其善轉保而為龍也凡而而精餘余是以合
 好到飲服善時之公時與之鼓應其派樂樂難之大
 為謂對歐難與中而北而而難飲凡并津而體亦出
 於其不期不期也其心游歸大難難今之公林林其
 味云夫亦危吳與不同物也上論好同世亦世入之

